

## 唐代長安洛陽道驛程考

嚴耕望

隋唐兩代都長安，而建洛陽爲東都，兩都間之交通至繁。天寶以前車駕常往返長安、洛陽間，益增交通之頻率。安史亂後，君主雖不東幸，然兩都交通並未見衰。唐會要六一館驛目，德宗貞元二年勅云：「從上都至汴州爲大路驛。」知大路驛官稱職者有優償。觀下文次路驛云云，則所謂大路驛即第一大驛道。從上都至汴州，中經洛陽，即兩都交通仍爲第一大驛道也。新唐書藝文志史部地理類有韋述兩京道里記三卷，記長安、洛陽間驛程必甚詳。惜其書已佚，後之學人僅能從長安志所引數條見其體例。至於兩京行程，惟從歷史事例畧識之。蓋畧沿渭水、黃河南岸，經華州，潼關，至陝州，由陝而東，離開黃河，偏南行至洛陽。此稍深於唐史者所能知也。然陝洛間路線所經及長安、洛陽間全線詳細驛程，皆無能言之者。此篇詳徵史料，爲之考證。乃知長安至陝東嶠坂間置驛二十二三，驛名無考者僅三四而已。嶠坂以東，分南北二道。北道畧沿穀水（今圖作澗水）東行約二百里至洛陽，大抵承用漢代舊道，亦即畧如今隴海鐵路所經。此道唐世雖不經常置驛，然軍事急行，多所取途。南道由嶠坂東南行經永寧（今永寧縣東北約四五十里），又畧沿洛水東行至洛陽，約二百五十里。唐人公私行旅多取此道，是爲嶠坂洛陽間交通之主線，置館驛十所，驛名失考者一驛而已。是則雖未復韋記舊觀，要亦相去不遠。惟考證之功，精無止境，不吝惠教，所深望焉。

長安洛陽道，由長安沿渭水南岸東行，經昭應，渭南，至華州治所之鄭縣。又東經華陰，出潼關，再沿黃河南岸，經闕鄉，湖城，靈寶，至陝州治所之陝城。陝城以東，離開黃河，東南行，經澗池，新安，或永寧，壽安，至洛陽。

長安至陝州之大道行渭水、黃河南岸，昭應至陝城諸縣皆沿近渭水、黃河南岸而建，大道所經，殆無可疑。陝城以東道經澗池，新安，即項羽入關之故道也。中古文史記長安、洛陽間一次行程之最詳者有兩例。其一，潘岳西征賦（文選一〇）述洛陽以西所經云：

「澡孝水而濯纓，美嘉名之在茲。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蹙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經澗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登嶠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我徂安陽，言陟陝鄂，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

……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之兇替。……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發闕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覩高掌之遺蹤。……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闕。」

觀此自東徂西之地名，參之李善注，是自洛陽經新安，澠池，嶠坂，陝郭，湖城，闕鄉，潼關，鄭縣，至長安。時在唐前。其二，五代後唐潞王起兵鳳翔，經長安入洛陽即位，舊五代史唐末帝紀及通鑑二七九清泰元年紀述其行程甚詳如次：

三月丁巳(十七日)，發鳳翔。庚申(二十日)，至長安。壬戌(二十二日)，至昭應。癸亥(二十三日)，至靈口。甲子(二十四日)，至華州。乙丑(二十五日)，至闕鄉。丙寅(二十六日)，至靈寶。丁卯(二十七日)，至陝州。又經乾壕、澠池。洛陽西禦之師至新安，兵潰迎降。四月壬申(二日)，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

此在唐亡後不久，其行程與西征賦所記大體相同。即略沿渭水南岸出潼關，略沿黃河南岸至陝州。自此離開黃河至嶠坂，再略沿穀水至洛陽，與今隴海鐵道路線無大差異。其嶠坂以東皆循北道，然此非唐代驛道幹線。唐驛道幹線係南道，經永寧，福昌，壽安，至洛陽。南道館驛見於文士詩篇者至多，及南北兩道分歧點，皆待繁瑣考證，詳下文。

今詳考其驛程如次：長安都亭驛有二，一在城中心區，朱雀門西街含光門南第二坊。一在城東南隅，曲江之北敦化坊。亦可能先在含光門南，後移敦化坊歟？由都亭驛東北行，出京城東面北首第一門，曰通化門，十五里，至長樂驛，聖曆元年置，在灃水西岸長樂坡下，為京師東出第一驛，故公私送迎多具筵於此。又東渡灃水十五里至滋水驛，隋開皇十六年置。驛近滋水，一名灞水，有灞橋，所謂灞橋驛者，蓋滋水驛之異名。灞橋為東郊名勝，橋紅色，以石為柱。出入潼關固必由之，即出入藍田武關者及出入同州蒲津關者亦多由此。且灞水入渭處有東渭橋，為南北交通之要，亦為東南租粟轉運所聚，置河運院。故史稱灞橋為交通要衝，長安祖餞亦或遠至此橋驛也。

以上三驛及灞橋皆詳拙作唐兩京館驛考及藍田武關道考、長安太原道考。今僅論東渭橋。

唐六典七工部卷，「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也。便橋，中渭橋，東渭橋。此舉京都

之衝要也。」考史記一〇二張釋之傳：「上行出中渭橋。」索隱：「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道，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古城之北也。」按便橋即西渭橋。此兩條為東渭橋一名之最早見者。長安志一一萬年縣，「渭橋鎮在縣東四十里，即東渭橋。」雍錄六，「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里霸水合渭之地。」又三渭橋目：「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為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通鑑二一九胡注引作「東南」）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史記景帝紀，五年作陽陵渭橋。史記地名考二二，「東渭橋殆即景帝築。」蓋可信。）同卷之中，兩目所記方位里數稍異，實當在萬年東北霸水入渭處，去萬年縣城即京城四五十里也。李觀有東渭橋銘（全唐文五三五）。其序云：「（貞元）七年十一月，觀自京師適高陵，經東渭橋，闕渭之清，駭橋之雄，故作東渭橋銘。」銘曰：「聖人不有作，孰見其妙。惟渭之廣，洪流浩渺，惟橋之永，赤龍天矯，車者如戶，舟者如繖。」足見此橋之壯麗，及其地水陸交通之頻繁。

考通鑑二二八，建中四年，朱泚之亂，「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聞難，引兵入援，……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進屯東渭橋。」又二二九，同年，李晟自河北入援，「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旬月間至萬餘人。」遂以此為復興根據地。蓋亦以有轉輸積粟也。檢寶刻類編五，京兆府有席夔撰東渭橋河運院記石刻，元和二年五月立。考舊一八五下蔣沈傳，「兼侍御史，領渭橋河運出納使。」白居易有知渭橋院官蘇洵授員外郎依前職制（全唐文六五九），蓋皆東渭橋轉運院官也。正以轉運院所在，故有積粟耳。復考舊書食貨志下：「咸亨三年，關中饑，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贍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間舟楫相繼，會於渭南，自師順始之也。」唐會要八九漕運目，同；惟「會於渭南」作「置倉於渭南東」。又轉運鹽鐵總敘目云：「監察御史王師順運晉絳之粟，於河渭之間，增置渭橋倉，自師順始也。」按「渭南東」似有脫譌，與總敘目合觀之，蓋「置倉於渭南東渭橋」耳。是此橋唐初已置倉積穀。席夔記所謂河運院殆肇始於此時矣。（東渭橋為東南租粟所聚，又當詳看通鑑二三四貞元八年陸贄疏。）

橋當渭水南北交通之要，又為關東租粟西運之集中地，故在交通上之地位重要，為兵家所必爭也。其例除上舉兩條外，又如通鑑二二三，永泰元年九月，回紇、

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同書二五四，廣明元年，黃巢陷長安，其將朱温屯東渭橋。同卷中和元年七月，「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拔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温拒之。」皆是也。又有但稱渭橋者，如通鑑二五五，中和三年，黃巢將遁，李克用因零口（在昭應，詳後）之捷，進軍渭橋，夜令人潛入長安燔積聚。此當亦東渭橋也。

滋水驛東行約三十里至昭應縣（今臨潼縣），天寶二（三）年置。本名會昌，驛名同。七載，縣更名昭應，驛名昌亭。驛在縣西南五十步，或即稱為昭應驛。

舊志，京兆府昭應縣，天寶二年（新志作三年，寰宇記作四載）置會昌縣，七載更名。舊一〇五楊慎矜傳：「先令盧鉉收太府少卿張瑄於會昌驛，繫而推之。」（新一三四同傳作會昌傳舍。）按此事在天寶六載十一月，玄宗在驪山，則此驛即會昌縣驛無疑。又長安志一五臨潼縣：「昌驛亭在縣西南五十步，東至華州渭南縣驛八十里，西至本府秦州〔川〕驛五十里。」下條即戲水驛。按臨潼縣即唐昭應縣，大中祥符八年改名。一統志西安府關隘目新豐驛條引長安志此條作昌亭驛，疑為正。（且疑「昌亭」為「會昌」之倒譌。）又長安志一一，萬年縣「太寧驛在縣城東草市，東至昭應驛四十六里，西至秦川驛四里。」此所謂昭應驛者當即指上引昌亭驛而言，即以縣名為稱也。

關於去京師里距，上引長安志兩條皆云去秦川驛五十里。九域志三，亦云臨潼縣在府東五十里。而寰宇記二七，昭應縣在府東五十八里。蓋去都亭驛五十八里，去城五十里耳。則去灊橋驛約近三十里也。

又京師城南近郊偏東有秦川驛。由此東行四里至太寧驛，蓋又名城東驛。又東四十六里亦至昭應縣。

按此亦詳唐兩京館驛考。

昭應東行十四五里至漢新豐故縣、陰盤故城，天寶初有陰盤驛。又東北約三里至隋唐新豐縣（今新豐鎮），天寶七載省。中葉以後似又置新豐館。

長安志一五臨潼縣目云：

「陰盤城在縣東北一十四里，漢縣。……兩京道里記，湯泉水，陰盤故城東門外，去昭應十五里。故城，漢高祖與太上皇所置新豐邑。漢靈帝改封段熲陰盤侯，即此是。陰盤城高一丈三尺，東西南北各三千一百步，往來大路必由此

城，行人憧憧，無所留礙。」

此條述陰盤城甚詳，亦即漢新豐縣。且引自兩京道里記，必唐世此城當大道且尚完好也。而元和志一：「新豐故城在（昭應）縣東十八里，漢新豐縣城也。」寰宇記二七昭應目：「漢高帝……築為新豐縣……今縣東十二里故城即漢理。」（同目又云：「新豐故城在縣東一十八里，漢新豐城也。」）下述漢高祖置新豐故事，與元和志一字不異，明抄志文。）是里距皆不合。按史記高祖紀，十年，正義引括地志：「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舊唐志，京兆府昭應縣：「隋新豐縣治故新豐城北。」天寶七載省。則長安志、寰宇記所記乃漢新豐故城，元和志所記乃隋至天寶之新豐故城耳。（參看一統志西安府古蹟目。）史記始皇本紀，二世二年，周章至戲。正義：「今新豐縣東北十一里戲水當官道。」以里距言之，正即元和志所述者。一統志西安府關隘目，有新豐鎮「在臨潼縣東北二十里，即唐天寶中所廢新豐縣治。」蓋得之。

舊四馬周傳：「西遊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請商販，而不顧周。」新九八馬周傳略同。此應在當時之新豐縣。

復考敦煌寫本唐人詩有李白陰盤驛送賀監歸越一首（唐人選唐詩十種之一唐寫本唐人選唐詩），全唐詩（三函五冊白集一六）收此詩，題作送賀賓客歸越。按舊一九〇中賀知章傳，以天寶三年歸越，未幾卒。則其時新豐縣尚未廢。新豐畿縣，當大道，不應無驛，疑此陰盤驛即新豐縣驛耳。（舊九六姚崇傳：「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在新豐，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此驛當屬下讀。）至於戲水東之陰盤，魏雖置驛（詳後），然水西即戲水驛，通唐世未嘗廢，故此陰盤驛當非其地。然白居易權攝昭應早秋書事（白集九）云：「郵亭擁兩驛，簿書堆六曹。」按兩驛當指昌亭與戲水而言，則其時必已無陰盤驛矣，蓋里距太密。又許渾寄房千里博士詩（全唐詩八函八冊渾集九）本注：「一作客有新豐館題別之詞，因詰傳吏，盡得其實，偶作四韻嘲之。」此已中葉以後，所謂新豐館有傳吏者，如屬實，不知指漢新豐故城抑隋唐新豐故城也。然昭應、戲水間不應別有一驛，冷水東之新豐原亦不應置驛，姑存待考。

又東十一二里至戲水店，隋大業六年置戲水驛，在戲水西岸，又名戲口驛，或名戲源驛。戲於秦漢之際諸侯入關用兵時屢見載籍。史記始皇本紀，二世二年，周章至戲。集解：「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三十里。」正

義：「今新豐縣東北十一里戲水，當官道。」又漢書高祖紀，周章至戲。注引蘇林說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是此驛唐初已見。又舊一〇五楊慎矜傳，吉溫以敬忠「至戲水驛東十餘里。」是玄宗時仍見。考長安志一五臨潼縣，「戲水驛，兩京道里記曰：大業六年置，在戲水店。」是此驛建置甚早，蓋通唐代見存。而廣記二七九召皎條，安祿山反時，皎由長安回洛陽，道經戲口驛。（出廣異記。）此當即戲水驛之異名無疑。又舊一二九韓皋傳，長慶中，以「本官（左僕）東都留守。行及戲源驛暴卒。」按資暇集上戲源驛條：「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案其地在戲水之旁，漢書，陳涉將周章西入關至戲。……小顏云今有戲源驛。音平聲，人所知也；何為舉世皆以去聲呼此驛。」則戲源驛亦即戲水驛也。然水經注一九渭水注：「渭水又東，戲水注之。水出麗山馮公谷，東北流，又北逕麗戎城東，又北……逕鴻門東，又北逕戲亭東。」漢書高帝紀師古注：「戲水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戲）而北入渭。」則戲水之源在此南甚遠。稱戲口可也；曰戲源，不可解。

據水經注，戲亭在水西岸。至於驛距，前引蘇林云戲邑在新豐東南三十里。水經注引作四十里。檢元和志一：「古戲亭在（昭應）縣東北三十里。」（下引幽王死於戲，周章至戲。）寰宇記二七昭應目：「戲水在縣東二十七里。」「戲亭在縣東北三十里。」按前引史記正義云戲水驛在新豐縣東北十一里。又長安志一五臨潼縣，「戲水在縣東二十七里。」又引兩京道里記，「戲水……北流入渭，東西有店，南去昭應縣二十九里。」皆與元和志、寰宇記合，當從之。

又東渡戲水，經北魏陰盤驛，蓋不及十里至零口。當零水入渭處，一名冷水。

零口屢見唐史。新紀，貞觀十八年二月己酉幸零口。（冊府一一三、通鑑一九七作零口。）新三六五行志：「永徽元年六月，新豐、渭南大雨，零口水暴出，漂廬舍。」通鑑二五五，中和三年，黃巢遣尙讓「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同書二六二，天復元年十一月，朱全忠由河中至華州，乃「西南趣赤水」，乙卯「至零口西，聞車駕西幸，……復引兵還赤水。」又舊五代史四六後唐末帝紀，清泰元年三月，發鳳翔，「二十日次長安。……二十三日次零口。……二十四日次華州。」通鑑二七九作「壬戌，潞王至昭應。……癸亥，至零口。」此諸條多見零口當大道。又寰宇記二七昭應縣目：「天授二年，於縣界零口置鴻州……於郭下置鴻門縣。……久視元年廢州並縣。」是且曾為州治，蓋其地甚重

也。按九域志三，臨潼縣有零口鎮。長安志一五臨潼縣，「零口鎮在縣東四十五里，冷水一作零，在縣東三十五里。」紀要五三臨潼縣，「零口鎮在縣東三十六里，即零水入渭處。」又云零水亦謂冷水。一統志西安府關隘目：「零口鎮在臨潼縣東北四十里，又曰冷口，冷水至此入渭。」又引臨潼縣志，「在縣東四十里。」陰盤驛見魏書四七蕭寶寅傳。傳云：「朝廷……遣御史中丞酈道元為關中大使……行達陰盤驛，寶寅遣其將（畧）攻而殺之。」同書八九酈道元傳同。云「死於陰盤驛亭。」是北魏末葉有此驛。檢寰宇記二七昭應縣目云：

「漢高帝七年……築為新豐縣，……今（昭應）縣東十二里故城即漢縣理。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郡陰盤縣（於此），亦謂之陰盤城。後魏太和九年移陰盤縣於今縣（昭應）東三十二里，冷水西，戲水東司馬村故城。其新豐縣移於故城（漢新豐縣）東三十里，在零水側。」

「陰盤故城，漢舊縣，屬安定郡，後遇亂，徙於此（漢新豐），後魏（孝）文帝太和九年移此額於冷水西戲水東以城之，是此也。」

是後魏太和以後陰盤縣移在唐昭應東三十二里，正在戲水東岸。而新豐縣則移在漢新豐之東三十里，即唐昭應之東四十二里也。（寰宇記漢新豐城在唐昭應東十二里，見前引。）所謂零水側者，蓋東側。何者？水經注一九：「渭水又東，冷水入焉。水南出肺浮山……歷陰盤、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於渭。」按一統志西安府山川目冷水條：「水來自渭南縣界。渭南縣志，冷水發源於長谷老池頭……西北至新豐原入臨潼境，至零口鎮北入渭。」是冷水由東南向西北流，此新豐原必非漢唐新豐縣近郭處，而當為北魏新豐近郭處也。水歷陰盤新豐兩原間，陰盤在冷水西，則新豐在水東矣。寰宇記二九，此新豐原屬渭南縣，是矣。

又東至杜化驛，西魏大統十四年置，去戲水驛約二十七里。又十三里至渭南縣（今縣），又東十三里至東陽驛，在東陽水谷側，與杜化驛同時置。唐末省杜化、東陽兩驛，置渭南縣驛於城內。

長安志一七渭南縣目云：

「東陽驛在縣東一十三里。兩京道里記曰，西魏大統十四年置。在東陽谷側，因以為名。杜化驛在縣西一十三里。兩京道里記曰，亦大統十四年置，在杜化川。二驛今廢。」

「渭南驛在縣郭內，東至華州佑順館三十四里，西至臨潼縣驛六十二里。」

據此，杜化、東陽兩驛建置甚早，宋初以前已廢，而有渭南縣驛也。考周書一文帝紀，魏孝武帝永熙三年「七月丁未，（魏孝靜）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宇文泰）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此在大統之前，蓋追書驛名歟？又新一三八路嗣恭傳：「轉渭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時在玄宗末。又廣記四九〇東陽夜怪錄，由長安經渭南縣城，歷東陽驛至赤水谷。時在元和中。蓋自西魏始置此二驛，歷唐盛時至中葉，此二驛皆見置，其廢當與赤水驛之建置同時，詳下條。由上引材料，唐代前期尚無渭南縣驛。通鑑一九二貞觀元年紀，幽州都督王君廓「微入朝。行至渭南，殺驛吏而逃。」蓋亦指此二驛之一而言耳。柳宗元館驛使壁記（全唐文五八〇）云：「自萬年至渭南，其驛六。」殆即指長樂、滋水、昌亭、戲水、杜化、東陽而言歟？

兩驛去渭南里數明見長安志。檢元和志一，渭南縣「西至府一百三十里。」（一統志西安府，渭南縣在府東稍北一百四十里，畧合。）累計前考各驛里距，戲水驛西去長安都亭驛約九十里，今杜化驛在渭南之西十三里，故知戲水杜化間當約二十七里也。志云東陽驛在東陽谷側，按水經注一九渭水注，冷水東有酋水，「又東得西陽水，又東得東陽水，並南出廣鄉原北垂，俱北入渭。」當即東陽水谷側也。又東十二里至赤水店，在赤水谷，蓋西側。唐末置驛（今赤水鎮），蓋東陽驛已廢也。又東二十五里至華州治所鄭縣（今華縣），去長安一百八十里。置佑順館，蓋在縣郭。

水經注一九渭水注，「東得東陽水，……又東與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北，……歷廣鄉原東，俗謂之大赤水，北流注於渭。」是赤水在東陽水東不遠。此水在唐世常見史傳。新二二四下叛臣傳：「（李）忠臣提兵入華州，所過大掠，自赤水距潼關二百里無居人。」通鑑二二四大曆二年紀，略同。通鑑二六二，天復元年，朱全忠將入京。十一月壬子，自華州「西南趣赤水。乙卯，至零口。」旋又還駐赤水。又廣記三四一韋浦條引河東記，浦入京，道經閩鄉逆旅，入潼關。「明日又行，次赤水西。」又四九〇引東陽夜怪錄，元和八年，成自虛自京東還，「到渭南縣……縣宰留飲，……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行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此雖小說家言，然與史傳通鑑皆足證赤水當大道，且有店可駐宿。然不見置驛；有之，惟羅鄴春夜赤水驛旅懷（全唐詩十函三冊）一見耳。則末年置驛。蓋其時廢杜化、東陽二驛，於渭南



縣城置驛，故中渭南華州間置此驛耳。至於此店驛地望，在赤水谷無疑，赤水在東陽水之東，見前引酈注。按九域志三，華州鄭縣有赤水東鎮，渭南縣有赤水西鎮。是水東西皆有鎮。又長安志一七渭南縣，「赤水鎮在縣東一十五里。」而一統志西安府關隘目：「赤水鎮在渭南縣東二十五里。」又引長安志，「在渭南縣東，赤水西十五里。」與今本不同。蓋當作「縣東十五里赤水西」耳。然十五里似太近。檢元和志，渭南去華州五十里，一統志亦爲五十里（西安府卷及同州府卷）。唐末赤水驛，蓋居間置之耳。一統志渭南縣東二十五里之赤水鎮，蓋真唐驛之故地歟？是當在水西也。

華州里程已見前引。長安志一七渭南縣，「渭南驛在縣郭內，東至華州佑順館三十四里，西至臨潼縣驛六十二里。」按渭南西至臨潼，中經戲水驛，而略去不書者，蓋直指縣城爲說。則佑順館必在華州治所無疑，「三十四里」蓋「五十四里」之譌耳。又按華州城、鄭縣城屢經遷徙，元和志已言之。而寰宇紀二九華州鄭縣目引賈耽郡國縣道記言之甚詳。據記，唐中葉，鄭縣治在州城西三里，官道南。

華爲京東第一州，郵傳館驛之務至繁。

杜甫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少陵集詳注二五）云：「國有輶車，廬有飲食。……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沉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轟於騰鷹，敝帷不供於埋馬，……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欲使輪軒有喜，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觀此可知此州驛館事務之繁重。

州西有石隄谷，南通商雒。

通鑑二六一，乾寧四年，韓建殺諸王於石隄谷。胡注：「石隄谷在華州西，……其碑（殺阮君碑）云石隄樹谷，南通商雒。」則自漢世已有道通商雒矣。唐世可能仍通行。

州東西十（十四？）里各有石橋，爲大道所經。

水經注一九渭水注：

「渭水又東，西石橋水南出馬嶺山，……北逕鄭城西，水上有橋。橋雖崩褫，舊跡猶存，東去鄭城十里，故世以橋名水也。……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北。……渭水又東，與東石橋水會，故沈水也。水南出馬嶺山，北流，……逕鄭城

東。水有故石梁。述征記曰鄭城東西十四里，各有石梁者也。又北逕沈陽城北，注於渭。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沈陽縣，……蓋藉水以取稱矣。」

按「東西十四里」句，王先謙曰：「官本曰：案近刻脫西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下落西字。」按前云西石橋東去鄭城十里，前後不合，疑此處「四」字為「西」之壞字，又乙於「十」之下耳，故舊本或無「西」字也。又「北逕沈陽城北」城「藉水取稱」云云。按若水經城北，則城當名沈陰，疑「北」當作「南」，涉上「北」字而譌耳。

考通鑑二五四，中和元年，黃巢據長安。五月，「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八月，「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於石橋。潯敗，奔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即此西石橋也。是北魏時代此橋雖已崩褫，蓋唐世仍修復耳。

由華州東北行經東石橋十五里至漢沈陽故城北，又十五里至敷水店，置敷水驛，蓋在敷水西岸。又有羅敷東館者，其在水東耶？

寰宇記二九華州鄭縣：「沈陽故城在州東北一十五里驛路南，石橋東。」此即東石橋也。水經渭水注，東石橋水注渭，下文又云：「渭水又東，敷水注之。水南出石山之敷谷。」是敷水在石橋水之東。按敷水，唐世置驛。舊一六六元稹傳，為監察御史，由河南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箠擊稹傷面。」事又見新二〇七宦官仇士良傳及通鑑二三八元和五年紀。是也。詩篇尤常見。如竇牟有晚過敷水驛卻寄華州使院張鄭二侍御（全唐詩四函十冊），權德輿有敷水驛詩（同上五函八冊德輿集六），劉禹錫有途次敷水驛伏觀華州舅氏昔日行縣題詩有感（夢得集一〇、全唐詩六函二冊），皆是也。又按舊三七五行志，「永昌中，華州敷水店西南坡」云云。殆即驛所在地也。

按九域志三，華陰縣有關西、敷水二鎮。一統志同州府古蹟目引縣志，敷水鎮「在縣西三十里，敷水西。」以為即唐之敷水驛，宋之敷水鎮。又寰宇記二九同州華陰縣：「敷西城，郭緣生述征記云：敷西縣，夷狄所置。謂苻堅姚萇時有敷西縣。尋省。在縣西南。」魏書地形志，華州華山郡有敷西縣，太和十一年置。當在敷水西。一統志同州府古蹟目：「縣志，敷西城在縣西三十里。即唐之敷水驛。」是舊說，古之敷西城及唐驛、宋鎮皆即一地，在敷水西岸，去華陰三十里也。通鑑二三八元和五年紀，胡注：「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紀要五四華陰縣：「敷水，縣西二十四里，……名敷水渠。」水西正當有三十里。

檢元和志、寰宇記，縣在華州東六十里。則正居州縣之間置驛，相距各三十里，蓋得之。然李郢有羅敷東館詩（全唐詩十二函九冊補遺）。按權德輿敷水驛云：「空見水名敷，秦樓昔事無。」白居易過敷水（全唐詩七函五冊）：「垂鞭欲渡羅敷水。」與裴華州同過敷水戲贈（全唐詩七函八冊居易集三九）：「每過桑間試留意，何妨後代有羅敷。」又羅敷水（同上七函七冊居易集三二）云：「野店東頭花落處，一條流水號羅敷。」（此亦見驛店在水西。）又陝西南山谷口考：「大敷谷一名羅敷谷。」則敷水得名，傳與羅敷故事有關。此羅敷東館殆即敷水東館歟？是又在敷水之東矣。姑存待考。

又東北約二十八里至古長城，唐置長城驛。又二里至華陰縣（今縣）。

敷水驛至華陰縣三十里，見前條。舊一九〇下文苑吳通玄傳，貶泉州司馬。「行至華州長城驛，賜死。」時在德宗世。檢元和志二華州華陰縣，「長城在今縣西，春秋時秦晉分界處。」寰宇記二九云「縣西二里」。殆即縣驛耳。

縣北渭水有興德津，北通馮翊。

六典六工部卷有興德津，與風陵津並列，船各兩艘，興德船別四人，風陵船別三人。按元和志二同州馮翊縣，「興德宮在縣南三十二里，義旗將趣京師，軍次忠武園，因置亭子，名興德宮。」新志略同。按隋書地理志，華陰「有興德宮。」蓋義旗始建，尚在隋世，故隋志亦書之。蓋隋末此宮屬華陰，唐以地在渭北，故劃歸馮翊歟？興德津者當亦因此受名，為馮翊、華陰間渭水津渡處無疑。李商隱有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玉谿詩詳註二）：「更想逢歸馬，悠悠嶽樹陰。」是則興德宮當置驛，但不在此大驛道上。

由縣而東經華岳祠。舊道在祠北，開元十二年移道祠南。縣與岳祠間，大曆中似有驛館。唐會要二七行幸目：「（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東都。十日至華州。命刺史徐知仁與信安王禕勒石於華岳祠南之通衢上，親制文及詩。」本注：「舊路在岳北，因是移於岳南也。」通典一七三，略同。按元稹華岳寺（元長慶集一六）云：「山前古寺臨長道。」蓋南臨驛道耳。復考華嶽蘇敦等題名（金石萃編七九）：「大曆中，發任華陰縣令。時禮部尚書河東裴公出牧鄱陽，敦與發、徹同送至此，拜謁金天，便過東驛，不避炎暑，亭午而迴。」由華陰透入東行而過嶽寺，拜金天王，則岳祠當在縣東道上。下文野狐泉條引廣記鄭馴條，亦岳寺在城東之證。蘇敦題名又云，「便過東驛。」豈縣東復有驛舍耶？

又東至定城，去華陰約九里，西魏曾置驛。

通鑑一一八，晉義熙十三年，晉師伐秦。「三月，（檀）道濟，（沈）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大破之。……紹退屯定城。」紹卒，「以兵屬東平公讚。」「讚退屯鄭城。」胡注：「郭緣生述征記曰：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渭水逕其北。」同書一七六，陳禎明二年，十一月，隋伐陳。「乙亥，（隋主）至定城，陳師誓衆。」胡注同。又寰宇記二九華州華陰縣，「定城，郭緣生述征記云，或云段煨所造。未詳。夾道各一城，城下有泥泉水出焉。……後魏孝武帝永熙三年，於城中置定城驛。」是此地當大道，西魏初曾置驛，在潼關西三十里也。按元和志二，潼關在華陰縣東北三十九里；則定城當在縣東九里。

又東北經野狐泉店二十六里至永豐倉，當渭水入河之口。有渭津關渡，北通朝邑。倉東四里至潼關。去長安約二百八十里。

南部新書戊：「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泉在道南店後坡下。」三水小牘上亦見此店。又元稹有野狐泉柳林詩（元長慶集一六）。白居易有狐泉店前作（全唐詩七函八冊居易集三九）云：「野狐泉上柳花飛。」通鑑二五四，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攻潼關，張承範不能守，「變服率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是當大道。復考廣記三四一引河東記述貞元中故事云：

「邑（華陰）客李道古遊虢川，……回至潼關西永豐倉路，忽逢馴自北來，……乃相與並轡，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馴……曰，去家咫尺，何必食爲。有頃到華陰岳廟東，馴揖李曰，自此逕路歸矣。李曰，且相隨至縣，幸不迴路。馴……固不肯過岳廟。須臾，李至縣。……」

按此雖小說家言，然潼關大道，人人所悉，故其敘地當不誤。則潼關以西經永豐倉，野狐泉店，岳廟，至華陰縣，次第分明也。檢元和志二華州華陰縣，「永豐倉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渭河口，隋置。」「潼關在縣東北三十九里。」故里距可曉。

又新志，華陰縣有渭津關。唐六典六刑部卷，中關一十三，渭津其一。又六典七工部卷列舉津渡之要，「渭津關船二艘，渡子取永豐倉防人充。」是當即永豐倉北之渭水渡口之津關也。通鑑一八四，隋義寧元年八月甲子，李淵進兵至朝邑，舍於長春宮。丙寅，使建成屯永豐倉，守潼關，防東方之兵。庚午，淵自臨晉濟

渭，至永豐勞軍。辛未，還長春宮。胡注，朝邑，古臨晉也。是淵及建成由朝邑渡渭水，當即取此渭津關渡也。

潼關見史，蓋始於曹操征韓遂。隋徙置南北鎮城間，去故關城四里餘。唐武后時，更北徙近河爲路，蓋今潼關地。關西一里有潼水，北流入渭，故關以受名。

建安十六年，曹操破馬超、韓遂於潼關，事見三國魏志武帝紀。水經注四河水注云：

「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注之。水出松果之山，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於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地也。」

此述關之受名有二說。又通典一七三華州華陰縣云：

「有潼關，左傳所謂桃林塞也。本名衝關，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東，故以爲名。按秦函谷關在漢弘農郡弘農縣，即今陝郡靈寶縣界。武帝元鼎三年徙於新安縣界，至後漢獻帝初平二年，董卓脅帝西幸出函谷關。自此以前，其關並在新安縣。後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馬超於潼關，即是中間徙於今所。國之巨防，不爲細事，史官闕載，斯亦失之。……其（一統志引，「其」下有「曰」字，是。）潼谷關者，因水立稱，故潘岳西征賦云，遡黃卷〔巷〕以濟潼。隋大業七年移於南北鎮城間坑獸檻谷置。去舊關四里餘。至唐天授二年，移向北近河爲路。」

此亦述受名之兩說，並補述隋以後遷徙事。按元和志：「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寰宇記二九：「潼關有潼水焉。按三輔記云，關因水得名，水去關一里。」此即酈注之或說，蓋得之。

至於遷徙，通典述至天授二年北徙爲止。下接云：「玄宗開元十三年，於華州岳祠南之通衢立碑，御製其文，及御書。舊路在岳北，因是移於岳南。」此述岳廟前之大道，前已引會要述之。與潼關未必有連。而寰宇記二七據通典此段，而變通其文云：「又按今關即隋大業七年移於南北鎮城間坑獸檻谷置，去舊關四里餘。至唐天授二年移近向北臨河爲路。開元十三年，於華岳祠南通衢立碑，御製其文，並書，即此。是新關南路也。舊路在岳北。」是謂開元十三年移華岳祠前之道，同時又移潼關就隋世舊址，故云：「今關即隋大業七年」所移者，恐非通典本意。且下文引元和志述潼關形勢，正當臨河，尤爲未曾南徙之證；寰宇記蓋誤

用通典耳。且一統志同州府華陰縣，「東至潼關廳界三十五里。」潼關廳，「東西距十里。……東至陝州閿鄉縣界五里，西至華陰縣界五里。北至蒲州府永濟縣界一里，……東北至平陽府臨晉縣界二里。」則就里距與臨河而言，唐關正即今關所在。又一統志同州府古蹟目：「今有古城關在（潼關廳）城東南四里。」蓋隋關或漢關歟？

關南依崇山，北臨大河，與風陵堆相對，是為風陵津，故此關形勢險阻，為長安東道第一要隘。關開兩洞，置門四扇，備出入。隋置關都尉，蓋統南北兩城。唐開元世，上關僅六，此即其一。中葉屢置節鎮，而華州刺史幾例帶潼關防禦使。

六典七工部卷，有風陵津置船二艘。通典一七九蒲州河東縣，「有風陵堆，與潼關相對。」元和志一二河中府河東縣，與通典同。又云：「風陵堆山在縣南五十五里。」又云：「風陵故關一名風陵津，在縣南五十里。魏太祖西征韓遂，自潼關北渡，即其處。」又周書四七藝術蔣昇傳，「大統二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亦此津也。寰宇記五陝州閿鄉縣，「閿鄉津去縣三十里，即舊風陵關。」亦即此津。縣西三十里，正當潼關北濟處也。

元和志二述潼關形勢云：

「上躋高隅，俯視洪流，盤行峻極，實謂天險。河之北岸，則風陵津，北至蒲關六十餘里，山河之險，遷迤相接。自此西望，川途曠然，蓋神明之奧區，帝宅之戶牖，百二之固，信非虛言。」

按此與下文述關東情況參看，關山之要尤顯。隋書地理志，華陰有關官，即守此關無疑。考通鑑一八四義寧元年：「（隋）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屈突）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此城。」所謂關官殆即關都尉也。六典六刑部司門條：「京城四面關有驛道者為上關。」「上關六」，華州潼關其一。中葉以後，以關防要樞，屢置節鎮於華州，或曰鎮國，或曰潼關，而華州刺史更幾例帶潼關防禦使，蓋重之如此。

關置四門，見韓愈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全唐詩五函十冊愈集九）。詩云：

「荆山已去華山來，日出（一作照）潼關四扇（一作面）開。」四扇則兩洞門可知。

關置驛，曰潼關驛。蓋驛在關內，故亦曰關西驛。

舊一〇四封常清傳：「（邊）令誠至潼關，引常清於驛南西街，宣勅示之。」即關驛也。詩篇亦數見。如薛逢有潼關驛亭（全唐詩八函十冊），許渾有行次潼關題

驛後軒、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秋霽潼關驛亭三詩（同上八函八冊）。又通鑑二一八，至德元載，（崔）乾祐進攻潼關，克之。（哥舒）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又吳融關西驛亭即事（全唐詩十函七冊融集四）有「五陵無事莫回頭」之語。次即望嵩山、題湖城縣西道中槐樹兩詩，則此關西驛即指潼關而言無疑。是自唐前期至末葉皆有關西驛。蓋潼關驛在關之西，故名；非別一驛也。復考岑參有宿關西客舍詩（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三），時在天寶初年，亦指潼關而言。蓋關西有市場客舍，亦置驛也。鄭剛中西征道里記（據周藤吉之唐宋社會經濟史研究八〇四頁引），由關東店西至潼關、關西店。時在紹興九年。當即唐之關西店驛也。

關南三十里有禁谷，為僻道，兵家亦常利之以制勝。

周書二七宇文深傳，竇泰自風陵（參同書四七藝術蔣昇傳）趣潼關。深說宇文泰選輕銳潛出小關，卒獲泰。此小關不知何指。按舊二〇〇下黃巢傳：巢攻潼關。「關之左有谷可通行。平時捉稅，禁人出入，謂之禁谷。及賊至，官軍但守潼關，不防禁谷。……尙讓……由禁谷而入，夾攻潼關，官軍大潰。」新二二五下黃巢傳、通鑑二五四及平巢事蹟考並略同。通鑑云：「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為坦塗。」所謂關左者即關南。陝西南山谷口考：「禁谷在潼關城南三十里，有禁谷關。……谷之南為雒南界。……谷之北有龍王廟，又北曰蒿盆谷，有蒿盆谷水北入河。沿谷水北行登潼關南原，復折而西，可越過潼關達華陰境。」此殆即宇文深傳之小關道耳。

又有善和戍，地近關，但其詳不悉。

舊一〇四高仙芝傳，祿山之亂。「仙芝至關，繕修守具。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戍。賊騎至關，已有備矣，不能攻而去。」戍當在關左近。

自潼關東行約五里至黃巷坂。其地南依高山，北臨大河，為魏武、宋武故壘所在。又東南二十五里至閿鄉縣（今閿鄉縣西四十里有故城），北距河三里，西臨玉澗水。

閿鄉縣，為潘岳西征所經，已見前引。隋唐世仍當道。隋書煬帝紀，大業五年正月，自東都發駕還京，二月戊戌，次於閿鄉，戊申至京師。舊五三李密傳，由洛西入長安，經陝縣、閿鄉。新二〇七宦者劉真亮傳，呂如金有罪，「送東都獄，至閿鄉自殺。」廣記二八三唐武后條：「武后將如洛，至閿鄉東。（出國朝雜記）」。又杜翁有閿鄉姜七少府設繪戲贈長歌（詳注六）乃由東都西歸經此而作。俱見地

當兩京大道。元和志，號州「西北至潼關一百三十里。」寰宇記六同。檢通典一七七，號州西至華陰郡二百三十里，去西京四百十里。前考里程，西京至華州一百八十里，華州至潼關一百里，則潼關至號州正當為一百三十里。元和志又云闕鄉東南至州一百里，則潼關至闕鄉當為三十里。前引寰宇記五陝州闕鄉縣「闕鄉津去縣三十里，即舊風陵關。」此闕鄉津即風陵津，在潼關。是亦關縣相去三十里之證。又檢一統志陝州建置目，闕鄉縣，西至潼關廳界六十里；同州建置目，潼關廳東至闕鄉縣界五里；則今縣去潼關六十五里。又陝州古蹟目闕鄉故城條，「縣志，故城在縣西四十里。又有故縣鄉在縣西南三十里。」則故城去潼關果不逾三十里也。縣城距河三里，見元和志。西臨玉澗水，亦謂之闕鄉水，見河水注，詳下引。

黃巷坂 元和志六號州闕鄉縣目云：

「黃巷坂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即潼關路也。水經注曰，河水自潼關東北流，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歷北出東嶠，通謂之函谷關。岸高道狹，車不得方軌。魏武征韓遂、馬超，連兵此地。又潘岳西征賦曰，遡黃巷以濟潼，亦謂此也。」

而通典一七七號州弘農郡弘農縣下云：「漢弘農縣。黃巷陌在縣西北二十餘里。」亦引潘岳西征賦及曹公事以實之。按闕鄉在弘農縣西一百里，（詳下。）是兩說不同。檢西征賦（文選一〇）云：「發闕鄉而警策，遡黃巷以濟潼。」注引獻帝春秋：「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又引述征記：「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則黃巷之名，自漢已然，地在闕鄉以西，去潼關不遠。則元和志為正，通典誤書於弘農縣目耳。元和志，坂在闕鄉縣西北三十五里。寰宇記五，謂在闕鄉縣西北二十五里。一統志陝州卷一引元和志亦作二十五里。按黃巷既在關之東，關至闕鄉三十里，則當以二十五里為正，元和志「三」為「二」之形譌。

此坂甚險，河水注最先述之云：

「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矣。歷北出東嶠，通謂之函谷關也。遼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

元和志蓋本此而簡述之。寰宇記五，「黃巷坂即潼關路，……古道為車轍所輾



成。」河水注又云：「郭緣生記曰，漢末之亂，魏武征韓遂、馬超，連兵此地，今際河之西有曹公壘，道東原上云李典營。義熙十三年，王師曾據此壘。西征記曰，沿路透進入函道，六里有舊城。城周百餘步，北臨大河，南對高山，姚氏置關以守峽。宋武入長安，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爲營，或平地結壘，爲大小七營，濱帶河險，姚氏亦保據山原，陵阜之上，尙傳故跡矣。」據元和志，曹公故壘及宋武、檀道濟等濱河帶險七營皆在縣西二十五里。是卽黃巷坂地矣。

縣東南約二十里有盤豆驛（今有盤豆鎮），蓋臨玉澗水。館東大槐樹有兩京道上槐王之目。

盤豆驛，屢見於唐人詩篇。如武元衡有使次盤豆驛望永樂縣（全唐詩五函七冊元衡集二），權德輿有盤豆驛（同上五函八冊德輿集六），李商隱有出關宿盤豆驛館對叢蘆有感（同上八函九冊商隱集二），韋莊有題盤豆驛水館後軒（同上十函九冊莊集一）。又廣記四五四姚坤條，大和中，姚坤「居於東洛萬安山南，……應制……入京，至盤豆館。（出傳記。）」又四一六，江叟條，「開成中，有江叟者，……往來多在永樂縣靈仙閣。……適闕鄉，至盤豆館東官道……。（出傳奇。）」是此館驛在潼關外闕鄉縣境，當大道，可北望永樂縣（在河北，近芮城）也。按盤豆之名，北朝已有之。北周書二文帝紀下，大統三年八月，「東伐至潼關。……遣于謹居軍前狗地至盤豆，……急攻之，……獲其戍卒一千。……戊子，至弘農。」又見同書一五于謹傳云：「至盤豆，東魏將高叔禮守險不下，攻破之，……因此拔弘農。」又隋書七〇楊玄感傳，由洛陽西至弘農宮，攻城不下。追兵至。「玄感西至闕鄉，上盤豆，布陣互五十里。」通鑑一八二述此事云：「玄感……引而西，至闕鄉，宇文述、衛昇，……等軍追及於皇天原。玄感上盤豆」云云。卽此驛所在。與皇天原相近，亦爲一高險地，故爲兵家所重也。

檢一統志陝州古蹟目：縣志，盤豆城今爲盤豆鎮，在（闕鄉）縣西南二十里。」是在唐故縣之東約二十里也。據通鑑，地近皇天原；在原以西地區。又權德輿詩云：「盤豆綠雲上古驛，望思台下使人愁。」李商隱詩云：「思子台邊風自急。」韋莊詩云：「地從桃寨接蒲城。」皆見此驛與此諸古蹟相近。檢元和志六，闕鄉縣，「桃源在縣東北十里，古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思子宮故城在縣東北二十五里，漢武帝爲戾太子所築。」又按河水注，黃巷以東，又云：

「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逕黃天原西。周固記，開山東

首，上平博，方可里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名之爲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台。又北逕闕鄉城西。……世謂之闕鄉水也。……北流注於河。河水又東逕闕鄉城北，東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晉太康地記曰，桃林在闕鄉南谷中，其水又北流注於河。」

據此推求，此驛當在原西北，闕鄉東南，鄰近玉澗水，在韋莊詩題有水館之稱也。

唐末，館東大槐樹被兩京道上槐王之目，見廣記四一六江叟條。雖小說故事，但言地言樹當信有徵也。吳融有題湖城縣西道中槐樹（全唐詩十函七冊融集四）云：「零落欹斜此路中，盛時曾識太平風，曉迷天仗歸春苑，暮送鸞旗指洛宮。一自煙塵生薊北，更無消息幸關東。而今只有孤根在，鳥啄蟲穿沒亂蓬。」極可能即指此樹而言。

又東約二十八里至湖城縣（今闕鄉縣東或東南不遠處），置湖城驛。

杜翁有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詳注六）。又南部新書乙：「鄭滑盧宏正尚書題柳泉驛云，余……從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縣。今年從楚州刺史除給事中，計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縣宿。」此皆縣當大道之證。縣置驛。劉禹錫有秋晚題湖城驛池上亭（夢得集五、全唐詩六函二冊禹錫集一）。又廣記三四八沈恭禮條亦見湖城縣驛。檢元和志六虢州，湖城縣「東南至州五十二里。」按闕鄉東南至州一百里。則湖城當在闕鄉東或東南四十八里。前引縣志，闕鄉故城在今縣西四十里，則湖城故城當在今闕鄉之東或東南不遠。下文引元和志，荆山在湖城南，而一統志云在闕鄉縣南三十五里，此其旁證。又圖書集成職方典四二八，湖水「在闕鄉縣湖城西門外。」同書河南府疆域圖，水即在闕鄉縣治西。亦即湖城即在今闕鄉縣治或近縣治之證。而一統志湖城縣故城條云，「在闕鄉縣東四十里。」誤矣。（謂在闕鄉故城之東四十里，則近是。）

湖城向東有南北兩道。北道由湖城直東微北沿河南岸至靈寶縣（今縣治，國防研究院圖作故縣）。

靈寶爲大道所經自不待言，前引後唐潞王李從珂由鳳翔入洛路線甚詳，中經靈寶。又新一九三忠義蔡廷玉傳，貶柳州司戶，乃趨潼關出東都，「比至靈寶，自

投於河。」皆其明證。今所當論證者爲由湖城有北道至靈寶縣。此道係沿大河南岸而行，可有三證。

通鑑二一八至德元年紀述關外之戰云：

「六月……丙戌，（哥舒翰）引兵出關。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軍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

此段述事甚詳悉。參看舊一〇四、新一三五哥舒翰傳，亦可增加吾人瞭解此地區之形勢。兩傳亦皆云軍至靈寶縣之西原。通鑑只云隘道七十里，新傳則云：「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按關門至湖城縣已逾七十里，此云靈寶西原是已入靈寶境。一統志陝州卷，西原在靈寶縣西南五十里。其在湖城以東無疑。此「七十里」未必自關門算起，故通鑑省關門之語。觀此次史事，大道至湖城以東至靈寶仍沿河岸而行，不必繞道虢州也。此其一。

寰宇記五陝州靈寶縣目云：

「晉王斜路，即漢書地理志函谷關路也。西接湖城縣，東至此縣界六十一里。已廢。開皇九年，晉王自揚州回，復此路，因名晉王斜路。至今不絕。」

又新唐書地理志虢州湖城縣：

「縣東故道濱河，不井汲，馬多渴死。天寶八載，館驛使御史中丞宋渾開新路，自稠桑西由晉王斜。」

又南部新書戊云：

「天寶八年，館驛使宋渾奏移稠桑路向晉王斜。王斜者，隋煬帝在藩邸，揚州往來經此路，蓋避沙路費馬力也。」

按稠桑在靈寶縣西不出三十里。古函谷關在靈寶縣南十里，皆詳後文。觀此兩條，知湖城有道直通靈寶無疑。本濱河而東，晉王斜路蓋移少南耳，宋渾所開新路亦即晉王斜路，但起點移東自稠桑始。皆去河不遠，非繞道虢州者。此其二。復次，通典及元和志，虢州皆領弘農、湖城、盧氏、玉城、朱陽、閿鄉六縣。而

寰宇記六及九域志三，湖城、闔鄉兩縣皆改隸陝州，虢州惟領弘農以南地區。就距離言，此兩縣皆在虢州之西，距虢為近，而改隸遠在虢州東百里之陝州，殊不合理。九域志云改隸事在太平興國三年。然宋會要方域一〇之一：「太祖建隆三年正月九日，詔西京修古道險隘處，東自洛之鞏，西抵陝之湖城，悉命治之，以為坦路。」則湖城、闔鄉改隸陝州當在太祖建隆三年正月以前，湖城至陝州必有通道，不須繞經虢州治所之弘農縣也。此其三。

積此三證，湖城有道東北行直至靈寶無疑。惟其路線或沿河南岸，或稍移而南耳。即因有直接通道，故宋初或五代得將沿河之闔鄉、湖城諸縣皆改隸遙遠之陝州，而虢州僅領山南諸縣矣。此正見沿河大道較虢州道更為重要。

其驛程蓋由湖城縣驛東北沿河行六十五里至靈寶縣，舊桃林縣，天寶六年更名。縣置驛。

九域志三陝州，湖城縣在州西南一百一十里，靈寶在州西四十五里。則此兩縣相距六十五里（寰宇記，湖城至陝州九十里，與其他里距都不合，顯誤。）新八四李密傳：「高祖詔密……經略東都。……馳驛東至稠桑驛，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詐入桃林傳舍……出據其城。」是桃林置驛。按靈寶本名桃林，天寶元年更名，見通典及元和志。

兩縣間置稠桑驛，在稠桑店。自驛以西有晉王斜道，去河較遠，行程六十里，仍歸幹道。

稠桑之名，北朝已見。北史五魏孝武帝紀，永熙三年，帝在洛陽。七月西奔，經崤中、陝西，「至湖城，饑甚。」村人獻食。「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洪賓迎獻食。」又周書一〇宇文導傳，宇文泰東征，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舊五九屈突通傳，通守潼關，不利，率兵東趨洛陽。唐兵「追之，及於稠桑。」及前引李密傳，東行至稠桑驛。此四事並見稠桑當潼關東至洛陽之要道，至遲隋及唐初已置驛。其後此驛屢見詩篇，如岑參有稠桑驛喜逢嚴河南中丞便別（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三），白居易有小白馬乘馭多時奉使東行至稠桑驛湫然而斃（白長慶集五五、全唐詩七函五冊）及往年稠桑驛曾喪白馬題詩廳壁今來尙存又復感懷更題絕句（同前六五、全唐詩七函七冊）兩詩，皆是也。又廣記一六〇李行修條：「行修除東台御史，……程次稠桑驛……已聞敕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出續定命錄）。」是歷盛唐中晚唐皆見在。其地望，通鑑一五六梁中大通六

年（即魏永熙三年）紀，胡注：「湖城西有稠桑驛。」同書一八四隋義寧元年紀，胡注：「號州湖城縣有稠桑驛。」謂此驛在湖城縣之西。按元和志六靈寶縣，「稠桑澤在縣西十里，號公敗戎於桑田，即是也。」寰宇記六，靈寶縣，「稠桑澤在縣西十八里。」（通典一七七陝州，靈寶「東北有桑田亭，左傳號公敗戎於桑田即此。」）稠桑驛當因澤受名，應在靈寶縣。前引寰宇記、新志、南部新書述晉王斜、稠桑路，此二地名亦在靈寶，不在湖城縣境。胡注誤也。然隋始分置桃林縣，其前稠桑地固應屬湖城，故胡注云在湖城縣境尚可諒，但決不在縣西。胡注殆因魏孝武帝至湖城饑甚，先得村人獻食乃至稠桑，遂想像地在湖城縣西。實則至湖城者謂已入湖城縣境，不必專指縣城也。稠桑澤在靈寶縣西，元和志云十里，寰宇記云十八里。就驛制而言，當在縣西三十里左右。紀要四八，云在閿鄉縣東三十里；地典云在靈寶縣西三十里。圖書集成職方典四二九，稠桑河在靈寶縣正西二十里。同書四三五，縣西二十里有稠桑舖。又四三八，稠桑驛在靈寶縣西二十五里。按今閿鄉縣在唐湖城縣西不遠（見前），湖城至靈寶六十五里，故此諸說差異不大，要在兩縣之間耳。

驛西有晉王斜道六十里，詳前條。

湖城向東之南道，係由城東南行五十二里至號州治所弘農縣（今靈寶縣南微西三四十里號畧鎮），在鴻臚水（今弘農河）東南。州當大道，郵傳衝要。有栢仁驛者，蓋即縣驛歟？又有荆山館者，蓋在湖城、宏農間。

唐會要八三租稅目上：貞元「十二年十月，號州刺史崔衍奏：所部多是山田，且當郵傳衝要。」舊一八八孝友崔衍傳，同。是當驛道。白居易東歸（全唐詩七函七冊居易集三〇）云：「前夕宿三堂，今且遊申湖，殘春三百里，送我歸東都。」本注：「三堂在號」，「申湖在陝」。是白氏兩京行旅曾過號州也。號州治弘農縣。湖城至州里數見元和志六。宏農今地，紀要四八云在靈寶縣西南三十里。一統志陝州古蹟目，宏農故城在靈寶縣南。引縣志，「縣南四十里，有號畧鎮。」是也。申報館地圖，號畧鎮正在靈寶縣南偏西約三四十里處。（國防研究院圖，繪靈寶於號畧鎮地，而於申報館圖之靈寶處著靈寶故城之名，豈民國二十餘年後有遷徙耶？）

寰宇記云，號州恒農縣有栢仁驛（一本作鐸，形譌。）蓋即縣驛耳。

又元和志號州宏農縣：「本漢舊縣。……大業……年，……移郡於鴻臚川，縣亦隨徙，即今縣是也。……鴻臚水過縣北，十五里入靈寶界，溉田四百餘頃。」寰

字記同目，郡縣徙鴻臚川事略同。而下文云：「鴻臚川一名鴻臚淵，一名門水，在縣西一里，西南自朱陽縣界入，溉田四百餘頃。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水，東南亭即關亭也。」合而觀之，水當在縣城西北一里處，流十五里入靈寶界。

廣記四一六江叟條，荆山館「庭槐森聳，枝幹扶疏，近欲十圍。」僅次於盤豆館大槐。（出傳奇。）前引廣記四五四姚坤條，亦云盤豆館不遠處有荆山。元和志六，荆山在湖城縣南，即黃帝鑄鼎處。寰宇記六，同。一統志陝州山川目，荆山在閩鄉縣南三十五里。荆山館當去此荆山不遠。度其地正當在湖城至虢州道上。由虢州折而東北，蓋略沿鴻臚水行三十里亦至靈寶。

前條引元和志及寰宇記，鴻臚水經縣西北一里處，東北流入靈寶縣，此當為一自然通道。元和志六陝州、虢州兩目皆云相距一百三里。又靈寶在陝州西南七十五里，則虢州至靈寶當約三十里。寰宇記六，兩州里距相同。而靈寶至陝州作四十五里，疑有譌。

靈寶縣西南十二里有秦函谷關故址。函谷之稱東起嶠山，西至潼津，號為天險，秦蓋當中置關耳。但在唐世，已不當道。

史記項羽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又老莊申韓列傳正義所引同。通典一七七陝州靈寶縣，亦云「故秦函谷關在縣西南十二里。」元和志五新安縣目，同。又卷六靈寶縣目云：

「西征記曰，函谷關城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為名。其中劣通（雍錄有「行路」），東西十五里（雍錄作四十里），絕岸壁立，崖上柏林蔭（雍錄作「陰蔭」），谷中殆不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東自嶠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曰天險。」（雍錄六秦函谷關條全抄此段，可正志文脫譌。）

此言秦關形勢最豁。（參看寰宇記六。）同書二華州潼關條又云：「按秦函谷關……即今靈寶縣西南十一里故關是也。今大道路在北，本非鈐束之要。」是唐世已不當道。

又自此以西至潼關，古稱桃林塞。秦置函關於此，蓋正以西有桃林之阻也。

按元和志稱桃林塞者凡三處。其於華州華陰縣云：「潼關在縣東北三十九里，古桃林塞也。春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此其一。（按此為杜預說。）於虢州閩鄉縣云，「桃源在縣東北十里，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牧之地。」此其二。又於陝州靈寶縣云：「桃林塞，自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春秋時晉侯使

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此其三。雍錄六桃林目引述元和志，而稱靈寶之說云：「此其爲說雖若泛漫，而實有理。」又輿地廣記一三陝州湖城縣，「縣之南境諸山，東北連函谷，西北連潼關，皆占桃林之地。」所見亦同。

縣西北三里有涇津（今渡），爲大河津渡之要。

元和志六陝州靈寶縣：「涇津在縣西北三里。義寧元年置關。貞觀元年廢關置津。」新志同。按河水注：「門水又北逕宏農縣故城東，城即函谷關校尉舊治也。……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于此有涇津之名。……按河之南畔夾側水濱有津，謂之涇津。河北縣有涇水南入于河，河水故有涇津之名。」是向北渡河之津也。寰宇記五陝州芮城目引穆天子傳：「天子自賓輪次于涇水之陽。丁亥，入於南鄭。」一統志陝州關隘目：「涇津關在靈寶縣西北黃河津濟處。後漢建安十年，杜畿爲河東太守，衛固絕陝津，畿乃從涇津渡。後魏正平二年，宋侵宏農，將軍封禮赴救，自涇津南渡。（按此見魏書世祖紀。）皆卽此。」則此津見史甚早，且甚衝要。通鑑二三二，貞元三年，淮西將吳法超引兵騎四千自鄜州叛歸，由靈寶濟河而南。殆亦卽由此津也。圖書集成職方典四三〇，涇津渡之地望與元和志同。

由靈寶東北行，蓋七十五里至陝州治所陝縣（今陝縣）。其城依山臨河，三面懸絕，極爲險固。

元和志六，靈寶縣「東北至州七十五里。」而寰宇記六，九域志三，皆作四十五里。觀今圖，四十五里似太少。檢一統志陝州建置目，靈寶在州西六十里。今姑據元和志書之。元和志云「州理城卽古虢國城。西征記曰，陝縣……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懸水百餘仞，臨之者皆爲悚慄。」又通鑑二三一，貞元元年，李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足見此城形勢。

靈寶、陝城道中有曲沃、新店。其一當置驛。有七里澗（今石橋溝）隘道，在州西南七里；有太原倉，在州西南四里；皆當大道。倉下臨河，當兩京水陸兩運樞紐，尤見衝要。

曲沃、新店 通鑑二二〇至德二年紀十月條述事云：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己未，廣平王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

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棄陝，東走。」

按此戰在陝州西。舊肅宗紀至德二年述此事云：「賊自香積之敗，悉眾保陝郡，廣平王統郭子儀等進攻，與賊戰於陝西之新店。賊眾大敗，斬首十萬級，橫屍三十里。」則去陝州蓋卽三十里耳。宋鄭剛中西征道里記仍有新店之名，地望亦略相當。又曲沃當卽前引西征賦之曲沃。胡注云：「此非春秋晉莊叔所封之曲沃。按其地在弘農、靈寶二縣之間。水經注，弘農縣東十三里有好陽亭，又東有曲沃城。」按云非莊叔所封者是也，但不在弘農靈寶二縣間。何者？通鑑二三一，貞元元年，李泌受命爲陝都防禦使，單車之任，故使達奚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是曲沃在陝城之西必不遠。又檢河水注，於漢弘農故縣，故函谷關後，云：「河水又東，蓄水注之。水出常烝之山，西北逕曲沃城南，又屈逕其城西，西北入河。諸注述者咸言曲沃在北，此非也。……余案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爲積古之傳矣。」下卽云，「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是此曲沃當在唐宋時代靈寶、陝縣之間，去河不遠；非弘農、靈寶之間也。胡注誤無疑。孫枝：「蓄水在靈寶縣東二十里，經曲沃村西北流入河。」又一統志陝州古蹟目，「曲沃城在州西南四十里，卽今曲沃鎮。」又引括地志云：「曲沃古城，在陝縣西南三十二里。」則在陝縣西南三十餘里，新店稍西耳。就地望言之，曲沃、新店必有置驛者。

七里澗 通鑑二三二貞元三年紀云：

「（淮西將吳）法超等引兵騎四千自鄆州叛歸，……勅陝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西兵……明日宿陝西七里，泌不給其食。遣將……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眾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眾大敗。」



此云叛軍由靈寶至陝州之西七里，入隘道，不書地名。按元和志六，陝州治陝縣，有「曹陽墟，俗名七里澗，在縣西南七里。獻帝東遷，李傕、郭汜追戰於宏農東澗，天子遂露次於曹陽之墟，謂此地也。」寰宇記六，略同。惟「縣西南七里」作「縣西四十五里。」按元和志，靈寶縣有「曹陽亭，在縣東南十四里。陳涉使周文西入秦，秦使章邯擊破之，殺文於曹陽，即此地也。後曹公改為好陽。」寰宇記亦有此條。是曹陽亭、曹陽墟本為兩地。又檢河水注，涇津以下云：「河水又東，河之右，曹水注之。水出南山，北逕曹陽亭西，陳涉遣周章入秦，少府章邯斬之于此。魏氏以為好陽。晉書地道記曰，亭在弘農縣東十三里。其水西北流入于河。」下述曲沃。再下云：「河水又東得七里澗。（孫校曰在陝州城西南七里，今名石橋溝，北入河。）澗在陝城西七里，故因名焉。其水自南山通河，亦謂之曹陽坑。是以潘岳西征賦曰，行於漫瀆之口，憩於曹陽之墟。袁豹、崔浩亦不非其地矣。（下引獻帝事從畧。）」是亦為兩地。寰宇記陝縣條「四十五里」者，蓋混曹陽亭為曹陽墟耳。據此，陝縣西南七里有七里澗，當大道。通鑑此條述事，所謂「陝西七里」者，殆即「七里澗」，疑奪「澗」字。至於靈寶東南十四里之曹陽亭，秦世雖當大道。然唐世，縣西南十二里之函關故址已不當道，縣東大道向東北行，疑此曹陽亭亦已不當道，故今不書。七里澗今名石橋溝，見圖書集成職方典四二八。與孫校合。

太原倉當道，已見前引通鑑貞元三年紀。元和志，陝縣有「太原倉，在縣西南四里，隋開皇二年置。以其北臨焦水，西俯大河，地勢高平，故謂之太原。今倉實中周迴六里。」寰宇記同。（隋書地理志，河南郡陝縣，「有常平倉。」楊氏考證謂即太原倉是也。）考舊一八五下姜師度傳云：

「開元初，遷陝州刺史。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遂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

新一〇〇同傳云：「師度依高為廩，而注米於舟。」綜此諸條，其地形及當交通之要可曉。通鑑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行和糴之法。「自是關中蓄積羨溢」，乃「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足見此倉為東方租粟集中地。下文引舊五行志，天寶十載，陝州運船失火，損米一百萬石，亦即以此倉為集散地也。

陝城西北四里有太陽故關，即古茅津。貞觀十一年於縣東北三里建太陽浮橋，架黃河

上，北渡河至平陸（今縣東北十五里），為南北交通之要。開元間置水手二百人，僅次於河陽橋。

通典一七七陝州陝縣，「郡北大陽橋，貞觀中丘行恭造。」元和志六陝縣：「太陽故關在縣西北四里，後周大象元年置，即茅津也。春秋時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嶠尸而還。」又云：「太陽橋長七十六丈，廣二丈，架黃河為之，在縣東北三里。貞觀十一年，太宗東巡，遣武侯將軍丘行恭營造。」寰宇記六亦有此兩條，惟太陽故關條有「一名太陽津。後漢書謂獻帝北渡太陽津，是此處。」又新志，陝州陝縣「有大陽故關，即茅津，一曰陝津，貞觀十一年造浮梁。」蓋州城北境自古為津渡之要，古曰茅津，後曰太陽津，後周置關於城西北，唐貞觀中乃置浮橋於城東北也。通鑑四〇，漢建武元年，「鄧禹圍安邑，……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渡大陽，欲攻禹，禹逆擊於解南，斬之。」又八七，晉永嘉四年，漢使河內王粲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於大陽，敗監軍裴邈於澗池，遂長驅入洛川。」又九四，晉咸和三年，劉曜敗石虎於高候（胡注引杜佑曰，絳州聞喜縣北有高候原。）「曜濟自大陽，攻石生於金墪。」此皆唐以前濟渡大陽之史例。又通鑑二二二，寶應元年九月，藥子昂請回紇兵「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此則唐世之事例矣。津北即平陸縣。輿地廣記一三，陝州平陸縣「有茅津在西，南對陝城。」按元和志，平陸「西南至陝州一百七十里。」里數顯誤。一統志解州卷引作十七里是也。平陸故城，紀要四一云在今平陸縣東五十里，今從一統志。宋本唐六典七工部卷，河陽橋置水手二百五十人，大陽橋水手二百人，仍各置木匠十人。」校勘記引水部式殘卷亦云：「陝州大陽橋置水手二百人。」足見此橋之重要僅稍次於河陽橋。

州當東西南北水陸交通漕輓之樞紐如此，當唐盛時，城下漕船蓋以千數，足見轉運之盛。故官其地者常兼水陸運使之任。

陝州為北通河東、東走洛陽、西入潼關之要樞，太原倉為東方租粟集中地，交通之盛可想。舊三七五行志，「（天寶）十載正月，大風，陝州運船失火，燒二百一十五隻，損米一百萬石，舟人死者六百人。又燒商人船一百隻。」（參舊紀，畧同。）損米一百萬石，當為誇詞，然數十萬石殆可信。死六百人，黃河運船不會太大，則船數決不止二百餘，蓋船之全燬者二百餘耳。即此一事足見當時水運之盛。

唐會要八七陝州水陸運使目：「先天二年十月，李傑爲（陝州）刺史充水陸運使，自此始也。此後刺史常帶使。天寶十載五月，崔無詵除太守，不帶水陸運使，度支使楊國忠奏請自勾當，遂加國忠陝郡水陸運使。至十二載正月二十一日，勅陝運使宜令陝郡太守崔無詵充使，楊國忠充都使勾當。……至元和六年十月，勅陝州水陸運使宜停。」刺史常帶水陸運使，而權臣楊國忠至欲遙兼領之，足見此地

在交通運輸上之重要性。

州置驛，名甘棠。蓋在治所之南。

舊五代史八二晉少帝紀，天福八年七月，「改陝州甘棠驛爲通津驛，避廟諱也。」按劉禹錫送王司馬之陝州：「暫輟清齋出太常，空攜詩卷赴甘棠。」（全唐詩六函三冊禹錫集六。）是陝州甘棠驛當甚早，非後晉始置也。檢一統志陝州關隘目有甘棠驛，在州治南。蓋承唐置。

由陝州向東有兩道。其一，正東偏北蓋略沿黃河南岸，經底柱，橫水驛（今孟津縣西橫水店），孟縣，至鞏縣而東。其一，正東偏南至洛陽。

許渾別張秀才詩序云：

「余與張秀才同出關至陝府。余取南道止（一作至）洛下，張由北路抵江東，……賦詩以別。」（全唐詩八函八冊渾集七）

按許渾取南道至洛下即今所考之道，詳下文。張秀才所取北道至江東，不經洛陽者，蓋經洛陽之北，殆略沿黃河南岸可知矣。考唐詩紀事五六趙嘏目云：

「嘏嘗家于浙西，有美姬，……浙帥……奄有。明年，嘏及第，……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嘏方出關，逢於橫水驛，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

按此條亦見唐才子傳七。又趙嘏有題橫水驛雙峯院松詩（全唐詩九函一冊嘏集一）。考通鑑二二二寶應元年十月紀，述官軍收復東京之戰云：

「壬申，官軍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於橫水。（兩書僕固懷恩傳皆作黃水。）賊衆數萬，……懷恩……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又敗。……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

按胡注引金人疆域圖，「孟津縣有橫水店。」一統志河南府關隘目：「橫水店在孟津縣西。」今觀國防研究院圖，橫水在孟津縣西約三十餘公里，黃河南岸。當即此驛所在。趙嘏東歸與其妾會合於此，張秀才取北道東行，不經洛陽，亦必經

此無疑。則此道行者固亦不少。觀地理形勢，由橫水而東當經孟津縣，鞏縣，向東行也。

陝州洛陽道則本文所考之道也。其行程：自州城正東偏南行十里至安陽故城，唐初嶠縣治。又四十里至硤石縣，置硤石驛（今陝石驛西約二十里）。

元和志六陝州，硤石縣治硤石塢，本嶠縣，貞觀中改名。「西至州五十里。」寰宇記六，在州東南五十里，更正確。考李翱橫海節度使傅良弼碑（全唐文六三八）：「大和二年九月，以公爲橫海節度使。……旌旗及於陝，而得疾。疾癒卽路，以十月晦薨於硤石驛。」又新一七七高元裕傳：兄少逸「出爲陝觀察使，中人責硤石驛吏供餅惡，鞭之。」時在宣宗世。（通鑑二四九書此事於大中八年。）是縣置驛可考。按一統志陝州關隘目，「硤石驛在州城東七十里。」又古蹟目：「硤石故城在今州東南七十里，又二十里爲故嶠城。」圖書集成職方典四三八，亦云硤石縣「在陝州東七十里。宋熙寧中省爲石壕鎮，今改爲硤石驛。」蓋誤以今硤石驛爲古硤石縣也。又按寰宇記，「硤石水在縣東二七里。」正當今硤石驛地。又職方典四三〇，硤石橋、硤石關皆在陝州東七十里。亦其處。縣驛傳譌至此，蓋以水故。

硤石縣，隋及唐初屢更名徙置。新志，陝州硤石縣「本嶠……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因更名。」寰宇記六書事視元和志及兩志爲詳。有云：「唐義寧元年，再置嶠縣，理硤石塢。……武德……三年，移理鴨橋故鎮。貞觀八年移於安陽城。十四年移於硤石塢西，卽今縣是也。」又云：「安陽城在縣西四十里，……潘岳西征賦曰，我徂安陽，言陟陝郭。唐貞觀八年，以嶠縣在此城內置。十四年移治向南，改名硤石縣。」此城旣爲潘岳所經，又曾爲縣治，蓋當大道，在陝州東或偏南十里也。

又礪子坂亦當在縣西道上。

此坂以衛伯玉兩敗史思明軍而顯名唐史。詳後文論南北兩道分歧條及南道經永寧縣治條引通鑑等書。觀彼處所引，思明遣軍由北道進至此坂，其敗退又循南道至永寧，則此坂當在尙未分歧處。紀要四八，礪子坂陝州東南五十里。一統志陝州山川目同。按紀要、一統志皆以硤石縣在州東南七十里，而實只五十里，疑坂去州實不及五十里，而在硤石以西也。

硤石又東蓋二十里至石壕鎮（今石壕），又二十里至乾壕鎮。

石壕最早見於杜詩。杜翁石壕吏（詳注七）云：「暮投石壕村。」乃陝洛道中作。又蜀橋下，孟知祥自洛赴蜀，道經石壕。通鑑二七四後唐同光三年紀，同。同書二八七，天福十二年，後漢高祖由太原南下。五月辛亥，至陝州；壬子，至石壕；乙卯，至新安；丙辰，至洛陽。皆見此石壕當兩京大道。舊五代史六三朱友謙傳：「廣明之亂，……事澠池鎮將柏夔為部隸，嘗為盜於石壕、三鄉之間，剽劫行旅。」亦此石壕。而舊唐書地志，汝州臨汝縣，「先天元年置。貞觀〔元？〕八年，以梁縣西界二鄉益之，兼移縣於石壕驛。」此另一石壕，當在洛陽至襄荆道上；非此石壕也。

又有乾壕。通鑑二七九，後唐清泰元年三月，潞王由鳳翔舉兵向洛，至陝州，少帝制以康義誠為都招討使，帥師禦之。「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數十人，……因候騎請降於潞王。……四月庚未朔，……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考異引廢帝實錄亦云，太后令內司迎奉至乾壕。是乾壕亦當陝州經新安入洛陽之大道也。

據上所引史料，石壕、乾壕皆當此段大道，兩地相去蓋不遠。檢九域志三，陝州陝縣有「石壕、乾壕、故縣三鎮。」又金史地理志陝州目，石壕鎮屬陝縣，乾壕鎮屬靈寶縣。則石壕去陝州里程可能較近。即陝州東南行先至石壕，再至乾壕也。又檢一統志陝州關隘目，石壕鎮在州東南七十里，乾壕鎮在州東九十里。蓋略得舊地。（紀要四八永寧縣目崤縣條引舊志，「石壕鎮在陝州東南九十里。」蓋以乾壕為石壕耳。）又檢寰宇記六硤石縣，「神雀臺在縣北四十五里，石壕鎮東路北。唐天寶二年赤雀翔於臺上，因名。臺高五十丈，周半里。」一統志陝州古蹟目引作「縣東北四十五里。」新志，峽石「東有神雀臺，天寶二年以赤雀見，置。」方位不同，當從新志在縣東，無疑。今本寰宇記作北者，誤也。又就此里距而言，似當為乾壕鎮東，非石壕鎮東，兩鎮皆以壕名，寰宇記成書草率，宜有此誤矣。又輿地廣記一三，陝州陝縣，「石壕鎮本崤縣……正觀十四年改為硤石縣。……皇朝熙寧六年省為鎮。」宋史地理志三，亦云熙寧六年省硤石縣為石壕鎮，入陝縣。蓋其時省硤石縣，而於石壕置鎮，併入陝縣，非謂石壕即在陝縣治，亦非謂硤石縣即在石壕也。檢紀要四六，永寧縣目崤縣條云，「武德三年自石塢移治鴨橋……十四年移治硤石塢，改曰硤石縣，而舊崤縣為石壕鎮。」是也。一統志等書，以硤石縣在州東南七十里，蓋即緣廣記、宋地志而誤會耳。

又東入永寧縣北境之嶠坂二陵地區，有村名胡郭，地在陝州之東約百里。驛道至此地區，分南北二道。北道東入灑池縣境，經縣治及新安縣至洛陽。南道東南經永寧縣治及福昌縣，壽安縣，亦至洛陽。古稱嶠坂之險為兵家所重者，即指此二陵地區而言。曹操惡南道之險，更開北山高道，亦僅指此山區道路而言，非長距離之南北二道也。

按長距離之入洛兩道，至遲漢已並存。秦武王欲車通三川窺周室，乃使甘茂伐宜陽（唐福昌縣東）。是宜陽當通洛大道。而漢武帝時楊僕請徙函谷關於新安。（此時新安當已移至新關址，非秦代故城。）是其時新安、宜陽並為入洛道口可知矣。又後漢書——劉盆子傳云：

「赤眉……（建武二年）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尙二十餘萬。……光武乃遣破寇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選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蓋指函谷舊關）南向，征西將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嶠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乞降。」

是尤新安、宜陽分當入洛南北兩道口之強證。此條，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已引之。又引水經注一六穀水注：「穀水又東逕秦趙二城南。司馬彪續漢書曰：赤眉從隄池自利陽南欲趨宜陽者也，世謂之俱利城。」以為道由隄池南至宜陽，略得其正。惟為史料所限，其詳不悉。

下迄唐世，亦有二道，分由新安及福昌入洛。如通鑑二二二肅宗上元二年紀云：

「思明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為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礪子嶺，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為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永寧。……戊戌命朝義築三關城，……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

考異引邠志云：

「三月，思明乘勝欲下陝城，使朝義帥銳卒北路先往，已自宜陽引衆繼之。」

又新二二五上史思明傳書此事云：

「京師震恐，益兵屯陝。思明遂西，使朝義為先鋒，身自宜陽繼進。朝義攻陝，敗於姜子坂，退壁永寧。……」（舊二〇〇上史思明傳，畧同。）

據此，思明、朝義分由南北二道窺陝。朝義取北道即新安道無疑。思明取南道，

由宜陽經永寧。朝義爲陝兵敗於壻子坂，亦退屯永寧；是由北道進，而由南道退也。宜陽在唐福昌東十四里。故唐代洛陽西行之南北兩道口，殆與古代不異。至於此南北二道在陝州以東之分歧點，則通典一七七河南府永寧縣條有一節極重要材料云：

「自漢以前春秋時，道皆由此縣。（按此統嶠山南北道言。）酈道元水經注云：漢建安間，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附側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修復舊路。（此當指南道。）括地志云，按文王所避風雨，即東垣山（一統志引作東嶠山）也。俗亦號爲文王山。有（一統志引作「在」，是）夏后臯墓北可十里許，其山南臨可蔭。漢末以來移道更於嶺岑山南。其山在夏后墓正南可五里。公更開北道，即復春秋時路。後周之初，更復南移。隋煬帝大業三年廢。武德初又通此道。貞觀十四年又廢。其道西入縣界，又東分爲二道。（一統志引有「南道」二字。）東南入福昌縣界，北道東入澗池縣界。」

按此段文字頗多譌誤，不能通解，且似有矛盾處。然大意則云，春秋時代道本在北，漢移向嶺岑山之南，曹操復移於北。後復南北遷徙不定。至唐，南北道在永寧縣境內分途，南道「東南入福昌縣界，北道東入澗池縣界」也。

按此段文字可分兩節討論。其一，曹操時代之所謂南北道。其二，唐代南北道。先論第一點。嶠道及曹操捨南就北，最早見於左傳及杜注。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左氏傳，秦師將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明年師還，果爲晉人敗於殽。杜注云：

「殽在宏農澗池縣西。」「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嵌，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

其後，酈氏水經河水注四云：

「河之右側，嶠水注之。水出河南盤嶠山……與石嶠水合。水出石嶠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下述秦師敗於嶠事，從畧。）……嶠水又北……注於河。河水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嶠之山。其水北流。綱路二道。漢建安中，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故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今山側附

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宏農太守梁柳修復舊道。」

據此，所謂南北道，皆僅就嶠山地區之短距離而言，非余所謂宜陽、新安之南北兩道也。又春秋嶠道即是山南谷中之南道。道在谷中，故云避風雨。其北山高道，杜注指明為曹公所新開。杜預距建安時代不遠，當有所據。通典謂春秋古道本在北，漢末徙而南，曹公又徙北，復行春秋故道；恐屬臆辭。然云文王避風雨古道（即春秋嶠道）在夏后墓之北可十里許，文王山之南谷，蓋可信。此即古之南道，曹公北道，猶當在此北山上。通典所以誤南道為北道者，蓋唐世有道經嶺峇山之南，更在古代南道之南，故目古代南道為北道矣。

次論第二點，唐代長距離南北兩道（即灑池新安道與福昌壽安道）之分歧。通典「其道西入（永寧）縣界」一語最不可解。何者？檢通典，惟永寧縣條記三嶠山。元和志河南府永寧縣，「二嶠山，又名峩峩山，在縣北二十八里。（此當就山之南閩而言。）」下引左傳蹇叔語云云。寰宇記於陝州硤石縣、河南府永寧縣兩記之。永寧縣目所記全抄元和志。而硤石縣目云：

「二陵在縣東北四十六里。春秋云，嶠有二陵焉，……嶠在宏農灑池縣西北，道在三嶠之間，兩山相峩，文王避風雨古道猶存。其地元屬河南永寧縣，乾德五年割屬當縣。」

則三嶠山地區，唐世本屬永寧縣，地在硤石之東四十六里，甚至可稱為東北。則大道至嶠，自不得再云西入永寧縣境。云「其道西入縣界」者，疑「西」為「東」之譌；否則，謂此道由西入縣界也。故下文接云：「又東分為二道」矣。再詳此段文意，北道入灑池縣界，南道入福昌縣界。著一「界」字，則其分歧即在永寧縣境之嶠坂二陵地區。而嶠山地區即宋乾德五年由永寧割屬硤石者。地在硤石縣治東四十六里，即陝州東南九十六里也。寰宇記硤石縣目又云：「皇朝乾德五年割河南府永寧縣胡郭一村屬焉。」是此割屬硤石縣之嶠坂地區之村名尙可確曉。按通典，陝州「東南到河南府永寧縣界九十里。」則此胡郭村之嶠山二陵地區即在永陵縣最北境，接近陝州地界矣。寰宇記，陝州「東至河南府永寧縣（脫界字）一百一十六里」者，其時胡郭村已割屬陝州之硤石也。然則此次由永寧割屬硤石之胡郭村地境約二十餘里，亦即嶠坂二陵地區矣。推此而言，東入灑池界南入福昌界之兩道分歧處，當即在硤石縣東五十里左右之嶠坂二陵胡郭村地區耳。其地東去灑池縣城尙約六十里（詳後文）。



關於此點，尚有其他史料可資佐證。上節引通鑑上元二年紀，述史思明由洛窺陝事，先遣朝義由北道進兵，至礪子坂，為陝城守將衛伯玉所敗，乃由南道退至永寧，與思明合兵。又同書乾元二年紀，思明遣李歸仁攻陝，亦敗於礪子坂，退至莎柵永寧間（引詳後永寧縣治條），其情形殆與史朝義相同。則南北兩道之分岐當在礪子坂以東。此其一。觀地圖，陝石縣在陝州正東，北至黃河極近。元和志六陝石縣目，底柱在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又魏長城在縣北二十二里，東南起崤山，西北至河三十七里。按崤山在陝石縣東至少十里以上，以勾股弦法測之，縣城去黃河不能逾三十里，其北當不會另有北道通洛陽，所謂北道者必過陝石無疑。而白居易西行（白長慶集六三）云：「壽安流水館，陝石青山郭，官道柳陰陰，行宮花漠漠。」道由壽安，是必取南道，而亦經陝石縣城，則南北兩道之分岐必在陝石以東可知矣。此其二。又前石壕條引通鑑二八七天福十二年紀，劉知遠自太原南下。五月辛亥，至陝州；壬子，至石壕；乙卯，至新安；丙辰，至洛陽。是取北道無疑。其道中經石壕。（杜詩新安吏、石壕吏似為一次行程中所寫；但仍可解釋為非一次。）而舊五代史六三朱友謙傳：「廣明之亂，……事澠池鎮將柏夔為部隸。嘗為盜於石壕、三鄉之間，剽劫行旅。」新五代史四五同傳作：「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為盜石壕、三鄉之間。」當以「亡去為盜」為正。三鄉在永寧、福昌間，為南道上之一驛。（詳下文），則取南道者亦經石壕。是南北兩道之分岐又當在石壕以東矣。此其三。抑猶有進者。北史五魏孝武帝脩紀，帝由洛陽西奔，經灑西至崤中，又經陝州、湖城入關。灑水當北道（詳後），則北道經崤中也。又通鑑一八二，大業九年，楊玄感反，衛文昇由長安出兵，「鼓行出崤，直趨東都城北。」是亦北道經崤坂之證。而舊九六宋璟傳：「開元……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崤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並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通鑑二一一，開元五年正月「辛亥，行幸東都，過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考異引實錄，此年五月乙巳，李朝隱為河南尹，故此條刪河南尹姓名。考南部新書戊云：「開元六年，西幸至蘭峯頓……怒河南尹李朝隱橋頓不備。」與舊傳、通鑑所記為一事。舊傳作開元五年秋，通鑑在同年正月，皆云由京師幸東都至崤谷。南部新書作開元六年，由東都西幸，至蘭峯頓云云。蘭峯宮在永寧縣西三十三里，見新志，是亦在崤谷地區。按開元六年，車駕實自洛陽回京師。疑南部

新書所記最正確，舊傳李朝隱不誤，惟誤作五年幸東都途中耳。通鑑知幸東都在正二月，而朝隱至五月始為河南尹，故刪其名。其實從南部新書作六年西歸時，無不切合矣。是玄宗此次行程取南道，亦過嶠谷也。然則無論取北道或取南道皆經嶠坂，即兩道之分岐當在嶠坂或其以東地區，不得在嶠坂之西也。此其四矣。然則前節據通典永寧縣條所作之分析，斷定南北兩道之分岐點當在嶠坂二陵胡郭村地區，地在陝州以東約百里左右，硤石縣以東約五十里左右者，益可信矣。惟通鑑二二二，寶應元年十月「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義、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為殿，自澠池入。……辛未，懷恩等軍于同軌。」按同軌在永寧縣東，近三鄉驛（詳後文）。是亦取南道也。似南北兩道分岐又當在澠池縣，或以東。與前考不合。然通典明白確稱南北兩道分岐在澠池縣以西之永寧縣境，北道東入澠池縣界，南道東南入福昌縣界。則通鑑此條殊有疑問，豈本擬取澠池、新安道，中途改計由永寧、福昌道耶？（又按前引酈注引司馬彪續漢書「赤眉從澠池自利陽南欲南至宜陽。」利陽亦在唐澠池縣西十三里以西。）嶠道之險自古見稱，所謂嶠、函之固者是也。元和志河南府永寧縣目二（一作三）嶠山條，述秦師敗於嶠事。下云：

「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嶠全是石坂，十二里，險絕不異東嶠。馮異破赤眉於嶠底，魏庸德破張白騎於兩嶠間。」

此更具體狀兩嶠道之險況。道既險惡，故兵家常於此邀截，曹操患之，更開北山高道耳。

今先考北道，即澠池新安道。由嶠道而東經土壕，約五六十里至澠池縣（今縣治），地名雙橋，南臨穀水，置館。

通鑑一八二，大業九年，楊玄感反，衛文昇由華陰「鼓行出嶠澗，直趨東都城北。」是由嶠坂經澠池至東都也。舊紀，高宗永淳元年四月，幸東都。戊寅，次澠池之紫桂宮。乙酉，至東都。按紫桂宮在縣西五里，見新志。則高宗此行必過澠池縣治。亦證澠池縣當大道。吳融有過澠池書事（全唐詩十函七冊融集四），即此道中。硤石、澠池為鄰縣，但一屬陝州，一屬河南府，故唐宋志書不明載兩縣間之距離。考雍錄六，「自靈寶縣三百餘里至河南府新安縣。」按澠池在新安西八十里（詳後文），陝州在靈寶東七十五里，則陝州至澠池當約一百四十五里有

餘。檢職方典四二七，澠池西至陝州一百四十里，與宋人所記略同。則澠池西至硤石縣約近百里也。又按唐世陝州至河南府之距離有三百里、三百三十里、三百五十里三說，未知孰是。余以爲三百里蓋就澠池、新安道而言，三百五十里蓋就永寧福昌壽安道而言耳。（詳見下文。）硤石西至陝州五十里，澠池東至洛陽一百五十里，如陝洛相去三百里，則硤石至澠池當爲一百里，與雍錄及職方典所述里距亦合。宜可信。則崤坂至澠池約五六十里也。

澠池縣治屢遷。寰宇記引四夷郡國（縣）道記云：「漢澠池城與澠池水源南北相對。曹魏移於福昌縣西六十五里蠡城。……大統十一年，令移於今縣西十三里故沔〔澠〕池縣爲理。……隋大業元年又移於縣東二十五里新安驛。……十二年，復移理大塢城。唐貞觀三年自大塢城移於今理。立穀州。」

按舊志，澠池「隋舊治大塢城。貞觀……三年，縣南移於雙橋。」則縣道記所謂今理即雙橋也。

穀水在縣城南二百步，見元和志五及寰宇記五。元納新河朔訪古記下有盧元卿八分書澠池縣南館記碑，則此縣曾置館，蓋在城南，臨穀水。

土壤不見於唐代載記。然九域志三，陝縣有石壕、乾壕兩鎮，已見前引；而同書卷一又云，澠池縣有鎮一，曰土壤。是北宋時代，此地區除石壕、乾壕外又有土壤也。是此名蓋甚早，疑唐世已有之歟？前引一統志，石壕、乾壕兩鎮外，亦有土壤，見河南府關隘目，云土壤鋪在澠池縣西四十里，並舉金代土壤村爲說。又圖書集成職方典四三五，澠池縣西通陝州第三鋪曰土壤。是亦約縣西三四十里也。當果北宋土壤所在，則在崤坂東約一二十里。

縣西十三里有秦趙二故城，似當大道。

水經注一六穀水注：「穀水出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澠池川，……漢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戶爲縣。因崤之池以目焉。……穀水出處也。穀水又東逕秦趙二城南，……世謂之俱利城。耆彥曰：昔秦趙之會各據一城。……」前引郡國縣道記，漢澠池故城在唐縣西十三里近澠池水源。與此合。又寰宇記云：「俱利城，秦趙二君會處。今縣西有俱利城，亦名秦趙城。東城在縣〔西〕十三里，西城在縣〔西〕十四里。」（據元和志補「西」字，但志譌「十四」爲「四十」。）又云：「今縣西十三里即秦趙所會城猶存。漢爲縣，理於此城西三里，今無基迹。」

是秦趙二城距漢故城不遠，皆近穀水，當皆為大道所經矣。

由縣而東十二三里至新安驛，秦漢新安故縣治，大業中曾遷澗池縣治此。又東七八里至千秋亭（今有千秋鎮）。皆南臨穀水。

新安驛 前引郡國縣道記，澗池縣，大統中「移於今縣西十三里故澗池縣為理。……大業元年又移於縣東二十五里新安驛。……十二年，復移理大塢城。唐貞觀三年……移於今理。」前後云「今縣」「今理」；惟大業元年一遷只云「縣東」，是在此遷前之縣東，即今縣（唐縣）西十三里、故縣之東二十五里也。如此則在今縣（唐縣）東十二里。然一統志河南府古蹟目引此文作「今縣東二十五里。」着一「今」字。同目又引括地志，亦云新安故城「在澗池縣東二十五里。」似郡國縣道記果本作「今縣東」者。然檢項羽本紀，坑秦卒二十萬於新安。正義引括地志：「新安故城在洛州澗池縣東一十三里，漢新安故城也。」則一統志實誤引，其於縣道記加一「今」字，亦誤。是唐之新安驛在澗池縣東十二三里，即在漢新安故址，亦即項羽坑秦卒處也。

千秋亭 寰宇記五澗池縣，「千秋亭在縣東二十里。潘岳喪子之處。西征賦云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又有水曰千秋澗。」按此是否即西征賦所述之故址不必論，但必唐世道上有此亭也。宋紹興中，鄭剛中西征道里記，有千秋店，在澗池附近，即此。檢國防研究院圖，今其處有千秋鎮。

水經注一六穀水注，「穀水又東逕秦趙二城南。……又東逕土嶠北……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峭隄。昔項羽西入秦，坑降卒二十萬於此。……穀水又東逕千秋亭南。其亭累石為垣，世謂之千秋城也。潘岳西征賦曰，亭有千秋之號。……」是自澗池以東至此，大道皆在穀水北側。唐世略同。

又東二十里至峽石堡，近穀水。又東十里至缺門（今鐵門），穀水中通。又東十五里至白超壘，南臨穀水。又東南十五里至新安縣（今縣），在穀水北二里。

元和志、寰宇記皆云澗池縣至河南府一百五十里，新安縣至河南府七十里，則兩縣相距八十里。即千秋亭至新安縣當為六十里也。縣在穀水北二里，亦見兩書。峽石堡 通鑑一八八，武德三年十月，「羅士信襲王世充峽石堡，拔之。」按此非遠至峽石縣。檢水經穀水注，於千秋亭下又云：「又東逕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矣。」寰宇記補河南府卷新安縣目：「峽石堡在縣西

四十里。」即其地。是在千秋亭東二十里也。

缺門 新三六五行志，開元八年，「契丹寇營州，發關中卒援之，宿澠池之關門，營穀水上。」是陝洛道上有關門，在澠池境。又通鑑二二一，乾元二年，鞏城之潰，「（郭）子儀至河陽，……又奔缺門。……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是此地當在陝東道上，蓋即關門耳。考水經穀水注，硤石下續云：「穀水又東逕缺門山。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矣。二壁爭高，斗聳相亂，西瞻雙阜，右望如砥，穀水自門而東，……。」隋書地理志，新安有缺門山。九域志一，同。檢一統志河南府山川自有關門山，「在新安縣西三十里。」以為即鄴注之缺門。又引舊志云：「東曰青龍，西曰鳳凰，兩山相對如關，謂之關門，俗亦曰鐵門。」同書關隘自有關門鎮，「在新安縣西三十里關門山側，一名鐵門鎮。」檢國防研究院圖，鐵門當鐵道，蓋古道已然。

白超壘 元和志五，新安，「白超故城一名白超壘，一名白超塢，在縣西北十五里。壘當大道，左右有山，道從中出。漢末黃巾賊起，白超築此壘以自固。東魏修築為城，因名白超城。」按水經穀水注，缺門下續云：「穀水又逕白超壘南。戴延之西征記云：次至白超壘，去函谷十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夾立，相去百餘步。……是壘在缺門東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治官所在。」趙刊誤曰：「周書魏元傳，除白超防主，又隋韓擒虎嘗為白超防主，見其碑文。蓋南北阻兵，常為戍鎮。」則此壘當道，有名史冊，常為戍守之地，至唐世仍然也。

縣當東都西出道口，故北周築城，名曰通洛，以逼齊。縣東北一里，有漢函谷關故址，蓋亦為唐道所經。

新安，漢世已當道，故得移函谷關於此。元和志五，新安縣「本漢舊縣。……縣城本名通洛城，周武帝將東討，令陝州總管尉遲綱築此城以臨齊境。」觀命名，即知亦當道。又周書韓雄傳：「世宗（明帝）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檢元和志，周之中州即治新安。按洛州治陸渾，虞州約在今夏縣，徐州亦在河北，雄之管區實夾河兩岸，北至中條山，東南至今嵩縣，（參看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頁四八五。）而設治於新安，稱為通洛城。其為陝州通向洛陽之大道可知矣。其在唐世，通鑑一八八，武德三年七月，詔秦王世民擊世充。「壬午，世民至新安。」同書二一七，天寶十四載，「祿山欲自將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又二六四，天祐元年，「丁酉，車駕發陝。壬寅，

全忠逆於新安。癸卯，上憇於穀水。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又二九七，後唐清泰元年，潞王反於鳳翔，舉兵向洛，至陝州。制以康義誠為都招討使以禦之，至新安，軍潰。（兩五代史康義誠傳皆畧同。）則終唐世，陝州入東都常道新安也。杜少陵有新安吏（詳注七）云：「客行新安道」，又云：「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是亦指此新安縣而言，非指前考之新安驛而言。

通典一七七河南府新安，「縣東北一里，漢故函谷關，……後周改故函谷關城為通洛防以備齊。……項羽坑秦卒於新安城南，即斯地也。」元和志五略同。惟作「縣東一里」。又云：「今縣城之東有南北二塞垣，楊僕所築。」按項羽坑秦卒在前考之新安驛。蓋秦之新安在唐之新安驛，楊僕移關於當時新安（即故城）之東，置於唐新安縣治處，後乃徙縣就關城耳。穀水注：「穀水又東逕函谷關南，東北流。……關高險陜，……路出塵郭，……（下引楊僕徙關於此）……穀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是關之南東兩面皆為穀水所繞。又按元和志述新安漢函谷關云，「而郵傳所馳，出於南路。」疑此「南路」乃指陝洛間之南道而言，非謂新安道不經故關也。

由新安而東，八里至函谷關東坂八陡山。

水經注一五澗水注：「澗水……東北流歷函谷東坂，謂之八特坂。」寰宇記補河南府新安縣：「八陡山在縣東八里。」一統志河南府山川目，「八陡山在新安縣東八里，其水陡峻，……為東西孔道。」皆指為酈注之八特坂。

又東南二十二里至慈澗店，置慈澗鎮（今鎮），當少水入穀處。又東十里渡孝水。

通鑑一八二，隋大業九年，楊玄感圍東都，「分兵五千守慈澗道。五千守伊闕道，……五千人取虎牢。」又一八八，唐武德三年四月，「羅士信圍慈澗，王世充使太子玄應救之。」七月，詔秦王世民擊王世充，至新安。「羅士信將前軍圍慈澗。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世民……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充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是慈澗必當東都西出要道，故得與伊闕、虎牢比，又為世民、世充所力爭也。按慈澗之名始見水經注一五澗水注及一六穀水注，當少水入穀水處。故元和志五壽安縣目云，「少水今名慈澗水」也。茲再論其地望。元和志五，新安縣有「慈澗故鎮在縣東南二十里，周武帝保定六年置。」下引武德三年討世充事。九域志一，新安有慈澗鎮。檢一統志河南府關隘目，「慈澗鎮在新安縣東三十里。」而引元和志，與今本元和志同。則唐鎮似當在今鎮之西約十里處。

然一統志河南府山川目，慈澗水「在新安縣東三十里。」紀要四八，與此同。是今鎮即當古少水亦即慈澗水入穀水處。今考此三十里文字不謬。何者？同目又云：「孝水在洛陽縣西。……舊志，孝水在洛陽縣西三十里。」新安去洛陽七十里，則孝水在新安東四十里也。檢澗水注：「今孝水東十里有水，世謂之慈澗。」似慈澗在孝水東十里者。然穀水注云：「穀水又東，少水注之。……世謂之慈澗也。穀水又東，兪隨之水注之，……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曰，深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河南故城在隋以下之洛陽城西北故，孝水在河南城西僅十餘里。）是酈注亦明云孝水在慈澗之東，蓋澗水注之「東」為「西」之譌字。（通鑑一八八武德三年紀，胡注引水經注已誤。）然相距十里可知也。孝水既在新安之東四十里，慈澗在其西十里，正當在新安東三十里矣。故一統志不誤。北朝及唐世慈澗置鎮，為軍家必爭之地。蓋即以其當少水即慈澗水入穀處而見重，地在新安東南三十里，元和志譌「三」為「二」耳。又三水小牘上，有新安縣慈澗店。當即在鎮地。

又東四十里至東都。然可能分南北兩支，非一道。北支蓋行穀水北，經金谷，灑澗，至洛陽城。

金谷 通鑑一八二，隋大業九年，楊玄感圍東都，衛文昇自長安來救。「鼓行出崤澗，直趨東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又王維宿鄭州（右丞集四）云：「朝與周人辭，暮投鄭人宿。」「明當渡京水，昨晚猶金谷。」又白居易送河南尹馮學士赴任（白長慶集五六）：「石梁、金谷中間路，軒騎翻關十日程。」似金谷亦當道。檢水經穀水注：「穀水又東，又結石梁，跨水制城西梁也。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東南流逕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在河南界金谷澗中。……又東南流入於穀。穀水又東金鋪城北，魏明帝於洛陽西北角築之。」是金谷在洛陽西北。一統志河南府古蹟目引明統志，金谷園在府城西十三里。

灑澗 魏書八三外戚高肇傳，世宗大舉征蜀，以肇為諸軍節度。旋帝崩，肅宗立，召還。「將至，宿灑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見。」征蜀回程，當在城西可知。又北史五魏孝武帝紀，永熙三年，帝在洛陽。「七月，……景（丙）午，帝……五千騎宿於灑西楊王別舍……衆知帝將出。……宇文泰遣都督駱超、李賢和……會帝於崤中。」此灑西當亦灑澗驛地區。檢元和志五河南府河南縣，

「灑水在縣西北六十里。禹貢……孔安國注曰，出河南北山。水經云，源出河南穀城縣北。今驗水西從新安縣東入縣界。」水經灑水注：「（穀城）縣北有誓亭，灑水出其北梓澤中，……歷澤東南流，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誓亭之處也。即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是灑水入洛雖在洛陽之東，然其上流實在城西北，灑澗驛蓋在城西北，潘安仁西征行程亦由此線也。北魏後期曾置驛，不知唐世仍見置否？

南支蓋由蔣橋渡穀水入洛。

通鑑二六四，唐天祐元年，朱全忠逼昭宗遷洛。閏四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癸卯，上憇於穀水。……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舊昭宗紀作「次穀水行宮。」又通鑑二七九，後唐清泰元年三月，潞王由鳳翔舉兵入洛，經陝州，澗池，新安，將至洛城。己巳，安從進語宰相馮道等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下文云：「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胡注：「上陽門，上陽宮門也。」可見此道在上陽宮西，穀水當新安入洛大道所必經。下文又云：「四月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舊五代史四六末帝從珂紀，亦云至蔣橋，百官立班奉迎。疑蔣橋即架穀水之橋耳。舊一〇四封常清傳，祿山之亂，常清守東都。「戰于都亭驛，不勝，退守宣仁門，又敗，乃從提象門入，倒樹以碍之。至穀水，西奔至陝郡。」按提象門即上陽宮之東門，由上陽宮出神都苑至穀水，與馮道等迎潞王於穀水不得，退憇上陽宮同一路線。又按前金谷條引穀水注：「穀水又東，又結石梁，跨水制城西梁也。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云云。此石梁似即唐世之蔣橋。然則當在金谷以西地區，距城蓋二十里左右矣。

北道既明，茲續考由嶠坂向東南行之南道。南道自嶠坂地區分岐東南行至回溪坂，復折而西南行三十六里至永寧縣治所鹿橋驛（今永寧縣東北四五十里）。

永寧縣治所鹿橋驛 前論南北兩道分岐點引通鑑二二二上元二年紀，思明由南道窺陝，退屯永寧。朝義亦由礪子坂退至永寧。永寧自屬南道。又通鑑二二一乾元二年紀云：「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破之於礪子坂。……歸仁走。」下云：「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莎柵之間，屢破之。」則歸仁由礪子坂退兵路線與朝義同。此皆永寧當南道之證。又白居易有過永寧（全唐詩七函七冊居易集三二）；薛能有兩



後早發永寧，緊接壽安水館之後（全唐詩九函二冊能集四）。皆永寧縣城當大道之證。至於縣治鹿橋驛，舊志永寧條云：

「義寧二年置永寧縣，治永固城。……武德……三年移治同軌城。……貞觀……十四年，移於今所。十七年，移治鹿橋。」

按一般情形，即貞觀十七年以後治鹿橋也。何以十四年移治稱為「今所」？考通鑑二二一乾元二年紀，胡注引宋白曰：「貞觀十四年移理莎柵，十七年移鹿橋。」則舊志之「今所」實莎柵也。復考唐會要八六道路目，貞觀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移五嶠道於莎柵，復舊路。」蓋因移道於莎柵，遂亦移縣治就之耳。宋白之言為確信。舊志稱「今所」者，蓋亦如述都督府往往稱「今督」之類，乃直錄括地志原文耳。（見拙作括地志序畧都督府管州考畧代府條，刊史語所集刊第三十五本及唐史研究叢稿。）則此「今所」非舊志編纂時代之「今」，仍可照常例，視鹿橋為長久治所也。復考通鑑二二二上元二年紀，述史思明、史朝義皆退屯永寧，「思明在鹿橋驛，……朝義宿於逆旅。」下文述朝義諸將懼誅乃謀殺思明事。胡注，「鹿橋驛，永寧傳舍也。」是矣。至於永寧縣之今址。一統志河南府古蹟目云在今永寧縣東北，不具里數。按陝州至洛陽，南道蓋三百五十里，（詳後文。）又元和志，永寧東至河南府二百里，則陝州至永寧縣當約一百五十里之譜。檢寰宇記六陝州目云：

「東至河南府永寧縣一百一十六里。  
東南至河南府永寧縣界一百六十里。」

按此兩條，一有「界」字，一無「界」字。檢通典，陝州「東南到河南府永寧縣界九十里。」前文已證宋建德五年割永寧最北境胡郭村地區入陝州，故宋初陝州至永寧縣界應逾百里，疑寰宇記此處上條「縣」下應有「界」字，而下條則不應著「界」字。觀永寧縣之方位及前考胡郭村對於陝州之方位，蓋陝州東至永寧縣之唐界九十里，宋界一百一十六里，又南行至永寧縣治，去陝州一百六十里也。前論嶠坂二陵地區兩道分歧處去陝州約一百里，則南至永寧縣治當約六十里也。檢紀要四八，永寧縣在河南府西南二百里，北至澠池縣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陝州二百里。則唐永寧當在今縣東北四五里處，而距洛陽之里程則無大差異也。回谿因馮異事知名，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引後漢書一七馮異傳，與鄧禹等合兵於澠池西，與赤眉戰，兵敗。「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

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數萬人，與賊約期戰。……赤眉……驚潰，追擊大破於嶠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是漢世，回谿當在南道上。李賢注：「回谿，今俗所謂回坑，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濶二丈，深二丈五尺。」元和志五永寧縣目云在縣東北三十六里。」是在嶠底之南也。一統志河南府山川目，回谿即東嶠山坂，蓋略近之。通典永寧縣條云，三嶠山二陵「在今縣西北。又有回溪……在今縣東北，俗名回坑。」蓋嶠底二陵，此蓋所謂西嶠歟？大抵此段道路，由嶠底二陵東南行至回溪，折而西南至永寧。紀要四八，嶠底在永寧縣西北七十里，回谿在縣北六十里。里數或似不足，然方位得之矣。

又貞觀十四年開莎柵道，蓋由嶠坂南行，或由嶠坂西側南行，蓋三十里左右至蘭峯、莎柵，當置驛。又東南三十里亦至永寧縣治。此殆爲唐代南道之主線，回溪非主線也。

通典一七七河南府永寧縣條述三嶠山二陵道云：

「大業三年廢。武德初又通此道。貞觀十四年又廢。」

下文述此道東分爲南北二道云云，即前考之南北道也。其南道當即指經回溪者而言。然貞觀十四年既廢此道，復行何道？考唐會要八六道路目云：

「貞觀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移五嶠道於莎柵，復舊路。」

按「五嶠」當是「三嶠」之譌文，即貞觀十四年廢三嶠道，移道於莎柵也。會要稱爲「復舊路」者，考通鑑一八〇大業元年紀云：

三月「丁未詔……營建東都。……廢二嶠道，開壘冊道。」

按二嶠道亦即通典之三嶠道，通典稱大業三年廢三嶠道，不云開建何道以代之。據通鑑則開壘冊道也。（年份小異不可尼，可能元年詔建東都，改道實在三年；亦可能通典「三」爲「元年」之譌。）壘冊當即莎柵。（胡注引山海經，疑「壘冊」可能爲「櫻柵」之譌，殆非是。）是則大業初曾廢三嶠道，開莎柵道；武德初又通三嶠道，廢莎柵道；至貞觀十四年復廢三嶠道，重開莎柵道，故會要云「復舊路」也。

至於莎柵之地望。考通鑑二二一，乾元二年，史思明將李歸仁寇陝州，敗於礪子阪，李忠臣追之，「戰於永寧、莎柵之間，屢破之。」胡注：「永寧縣……武德三年，移理同軌，貞觀十四年移理莎柵，十七年又移理鹿橋。」蓋開莎柵道，同時即移永寧縣治於此。一統志河南府山川目，「莎柵谷在永寧縣西三十里，唐有莎柵城，韓愈、孟郊有莎柵聯句詩。（按全唐詩十一函九冊收此詩。）」寰宇記四補

闕同。按寰宇記補闕此條不知所據，故不能斷定一統志此條係指今縣而言，抑承襲唐宋舊志書而言。然莎柵若在今永寧縣西三十里，則在唐代永寧縣治鹿橋之西南六七十里以上，去當時大道甚遠，李忠臣、李歸仁之戰鬪殊少在永寧、莎柵間之可能。且莎柵道既與三嵎道迭為興替，是東西並列，不當南北相去太遠，今永寧之西三十里，在嵎山之南七八十里以上，是不合。故縣西三十里者，乃指唐宋時代之永寧而言，非明清時代之永寧也。紀要四八同軌城條云，莎柵在永寧東。亦誤。蓋亦不能與嵎道互為興替也。

又新地志，永寧縣西五里有崎岫宮，縣西三十三里有蘭峯宮，皆顯慶三年置。南部新書戊，開元六年，玄宗由東都還京，至蘭峯頓。又云蘭峯宮在縣西。是永寧入陝州，固有西道，與東北經回溪者不同。高宗兩行宮，在此道上，玄宗西還亦經此，當為南道主幹。度其形勢，當即貞觀十四年之莎柵道。韓愈、孟郊有莎柵聯句詩，是中葉仍行此道，蓋自貞觀以後未嘗改移歟？又按玄宗西幸，置頓蘭峯宮，在永寧西三十三里，莎柵即在宮東三里，東去永寧恰為一驛之地，且曾為縣治，料必置驛，惟不見於史耳。

又有嘉祥驛者，蓋在莎柵西北三十里之譜，其地山水優美，殆在嵎坂山區歟？

嘉祥驛屢見唐人吟咏。如孟遲題嘉祥驛（全唐詩九函二冊）云：「何人獨鞭馬，落日上嘉祥。」又盧渥有詩。唐闕史下盧左丞赴陝郊詩條云：

「盧左丞渥冠裳之盛，近代無出其右者。……乾符初，……自前中書舍人拜陝郊觀察使。……及赴任陝部，洛城自保釐尹正已下，更設祖筵，……洛城為之一空。食器酒具羅列道路……填咽臨都驛，前後十五里，車馬不絕。……左轄有詩題在嘉祥驛云：交親榮餞洛城空，乘鉞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

此事，廣記二〇〇盧渥條亦轉載，惟「十五里」作「五十里。」又唐詩紀事五九亦云：「洛城為之一空，都人聳觀，亘數十里。」據此書事，並玩詩意，驛當在陝洛道中，去臨都驛至少已數程（驛或日），但尚未入陝州境。又廣記一六八鄭還古條，還古在東都，鍾情於友柳將軍歌妓。及入京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驛，鄭已亡歿，旅襯尋到府界。」亦證此驛仍在河南府境，但已接近陝州界，亦即不能北過嵎坂也。復考唐詩紀事六七王祝條云：

「會昌時，有題三鄉者曰，余本若耶溪東……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

第。……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東邁，涉灑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號略，抵陝郊。輯嘉祥之清流，面女兒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讌笑之地，……遂命筆聊題……。」

按此處述由長安而東，皆循先後序次。則嘉祥在陝州以南，三鄉之北可知矣。然三鄉驛之西北一驛即為永寧縣治之鹿橋驛，故嘉祥驛又當在鹿橋之北，但北不過嶠坂地區。前論唐代嶠山至永寧之幹道當取蘭峯、莎柵，嘉祥亦當在此道上，然莎柵地區置驛，當以莎柵、蘭峯名，則嘉祥之名蓋又在其北，然嶠坂距永寧僅六十里之譜，距莎柵僅三十里之譜，然則嘉祥驛者蓋即嶠坂地區之驛耳。地屬河南府永寧縣境，而西北鄰境陝州也。若耶女子云：「輯嘉祥之清流」。又薛能符亭：「山如巫峽煙雲好，路似嘉祥水木清。大抵游人總應愛，就中難說是詩情。」（全唐詩九函二冊能集四。）蓋地在嶠山地區羣山中，故特以泉水優美稱也。又王建有過喜祥驛山館云：「夜過深山算驛程，三回黑地聽泉聲。」（全唐詩五函五冊建集五。）云在深山，與嘉祥情景相合，疑「喜」為「嘉」之形譌。

由永寧東南行約二十五里至三鄉驛（今三鄉鎮），在洛水北岸。又東略沿洛水約二十五里至福昌縣（今福昌集），有福昌館。

福昌縣、驛 通典一七七河南府福昌縣，「縣城即魏之一金塢。東南北三高（元和志作面，是）峭絕天險，（志作天險峭絕，是。）後周重兵於此以備高齊。」元和志五，同。考水經注一五，「洛水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險峭絕，惟築西面，即為固，一合之名起於是矣。」（一統志云合金當皆全之譌。）故自昔為險要之地。全唐詩逸卷中有紹伯題福昌館詩，蓋即縣驛。檢一統志河南府古蹟目，「福昌故城在宜陽縣西。……縣志，今有福昌集，在縣西六十里。」又關隘目，「福昌鎮在宜陽縣西六十五里，即故縣也。」又圖書集成職方典四三五亦云福昌鋪在宜陽縣西六十里。就里距觀之，所指大體可信。三鄉驛 前引兩五代史朱友謙傳，「為盜於石壕、三鄉間，剽劫行旅。」即此驛。王太霄元珠錄序：「先師……元覽……則天成功元年戊戌歲，奉勅……（由成都）乘驛入都，閏十月九日至洛州三鄉驛羽化。」（全唐文九二三。）是三鄉置驛甚早。又廣記一七薛肇條，「崔宇既及第，尋授東畿尉，赴任過三鄉驛。（出仙傳拾遺）」亦即此。唐人過此者題詠甚多，如劉禹錫有三鄉驛樓伏祝玄宗望女兒山詩斐然有感（夢得集四、唐詩紀事三九、全唐詩六函二冊禹錫集三）。詩云：

「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前嘉祥驛條引唐詩紀事六七王祝條，若耶溪女子題三鄉詩，序云：「經孰略，抵陝郊，輯嘉祥之清流，而女兒之蒼翠。」其後「和者十人。祝和三鄉詩云：女兒山前嵐氣低。……」是此驛與女兒山相近，山有仙山之名，（又見白居易題裴晉公女兒山刻石詩後，全唐詩七函七冊。）故多仙道故事耳。元和志五河南府，福昌縣東至府一百五十里。女兒山在縣西南三十四里。則驛在福昌之西。又全唐詩十二函七冊張雲容小傳：「元和末，有平陸尉金陵薛昭……謫赴海東，至三鄉，夜遁去，匿蘭昌宮古殿。」按新志，河南府福昌縣，「西十七里有蘭昌宮。」亦驛在福昌縣西之證。檢九域志一，河南府壽安縣有「柳泉、福昌、三鄉三鎮。」國防研究院地圖，永寧（洛寧）之東洛水北岸有三鄉鎮，更東有柳泉鎮。一統志河南府關隘目，福昌鎮「在宜陽縣西六十五里，即故縣也。」又引舊志：「柳泉鎮在（宜陽）縣西北二十五里。又三鄉鎮在縣西北八十里。」（圖書集成職方典四三五，亦云三鄉鎮在宜陽縣西八十里。）又山川目，女兒山「在宜陽縣西九十里。」則鎮去山僅十里遙。據水經洛水注，山在洛水之南。此三鄉鎮當即唐驛之故地無疑。按元和志，永寧東至府二百里，則永寧、福昌相距五十里，三鄉蓋居間之驛耳。地在洛水北岸。而女兒山在福昌西南三十五里，在水之南，故在三鄉得隔水南望山景也。

又永寧之東有同軌店、同軌城，當大道，疑在三鄉之東西。

元稹有雪後宿同軌店上法護寺鐘樓望月（元稹集一七、全唐詩六函九冊稹集一七）。按通典河南府永寧縣，「後周黃櫨、同軌、永昌三城以備齊。」寰宇記四，河南府永寧縣，武德三年曾移治同軌城。是在永寧境。考同軌之名似起於西魏。通鑑一六〇，梁太清元年，侯景乞兵於魏，宇文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畧）等將兵助之，……法保……尋辭還所鎮。」胡注：「五代志：河南宜陽縣，後周分置熊耳縣，同軌郡。周齊以宜陽為界，以同軌名郡者，言將自此出兵混壹東西，使天下同軌也。」是此城當大道可知。又同書二二二，寶應元年十月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辛未，懷恩等軍於同軌。」胡注：「河南永寧縣……有同軌城。」是唐世仍當道。元稹所宿之同軌店即其地無疑。檢紀要四八及一統志河南府古蹟目皆云在今縣東。考通鑑二二一，乾元二年紀，胡注引宋白曰：「永寧縣……後魏大統十年於今縣東黃蘆城置北宜陽縣。廢帝二年改為熊耳。」按熊耳實在今永寧縣東北。又一一統志永昌城條引舊志：「永昌城在永

寧縣西長水鎮。又有黃塘城，在縣東北管西保，亦後周時置。『疑黃塘即黃樞之傳譌。』庚信周大將軍崔說碑，有黃蘆戍，在此地區，即通典之黃櫨無疑，故櫨非譌字。』則同軌城當在永寧三鄉福昌大道上，蓋可必矣。

福昌又東十四里至故韓城，即韓宜陽城也。又東約二十里至柳泉驛。

柳泉驛 南部新書乙：『鄭滑盧宏正尚書題柳泉驛云：余……今年從楚州刺史除給事中，計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縣宿。』是驛在湖城以東道上也。又考通鑑二二二上元二年紀述史朝義殺史思明事云：三月，思明退屯永寧，以朝義為怯。戊戌，思明又云，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是夕，思明在鹿橋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等說朝義劫廢思明，遂設計詣驛執之。下云：

「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悅等使許季常（叔冀之子，與悅同謀）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迎，悅等……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眾心未壹，遂縊殺思明……歸洛陽。」

胡注：「鹿橋驛，永寧傳舍也。」「唐制，三十里一驛，柳泉驛又當在鹿橋驛東三十里。」「福昌又在柳泉驛之東。」按此乃想像之辭耳。永寧至福昌只五十里，中間有三鄉驛，已見前考，確無可疑。不容再有柳泉驛。前引一統志，宜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有柳泉鎮，（山川目，「柳泉在宜陽縣西四十里，寬一丈許，旁植以柳，故名。」未必為唐世之泉。）縣西六十或六十五里有福昌集，縣西北八十里有三鄉鎮。又九域志，壽安縣（今宜陽）有「柳泉、福昌、三鄉三鎮。」殆亦就縣治出近而遠，由東而西數之，則柳泉驛固當在今柳泉鎮，即國防研究院地圖所繪示之位置，約在福昌東三十五里左右也。駱悅等既執思明，以情勢度之，當隨時掌握在自己直接監視之下，不會先送至他處，蓋經福昌至柳泉，恐軍心不固，遂殺思明於此驛，非先送至此驛也。溫公蓋誤書之耳。不可泥。

韓城 通典一七七，河南府福昌縣，「故韓城在今縣東，劉盆子降光武處。」是亦當道。一統志河南府古蹟目宜陽故城條云：「戰國韓邑也。戰國策，東周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史記，……秦武王三年欲通三川（指洛陽），使甘茂伐韓。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下述晉南北朝此處為用兵重地。又云：「括地志，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按此見周本紀赧王八年。）韓宜陽城也。金史地理志，福昌縣有韓城鎮。舊志，在今（宜陽）縣西五十里。」

按國防研究院地圖，柳泉之西有韓城。是也。其里距分明。  
又東約十三里至永濟橋，渡洛水，又十七里至壽安縣（今宜陽縣治西不遠）。館名甘棠，亦稱壽安。

元和志五河南府，壽安縣東北至府七十六里。九域志，同。則當在福昌縣東七十四里，柳泉驛東約三十里也。一統志河南府古蹟目，「壽安故城，今宜陽縣治。」圖書集成職方典四三六，壽安廢縣在宜陽縣西。按紀要及一統志，宜陽縣在河南府西七十里。則唐壽安縣縱非今宜陽縣治，但在其西亦不遠。參考下文甘泉店、三泉驛條，亦可證。全唐詩七函八冊白居易集三九有壽安歇馬重吟一首，係由西東歸時作。次有西還壽安路西歇馬一首，係由洛向西入京時作。俱見地當大道。唐代詩人過此吟詠者極多，茲列舉具館名者數首如次：

劉禹錫題壽安甘棠館（夢得集五、全唐詩六函三冊禹錫集一一）

又酬僕射牛相公晉國池上別後再至甘棠館忽夢同遊因成口號見寄（夢得外集六、全唐詩六函三冊禹錫集一二）

杜牧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全唐詩八函七冊牧集四）

司馬扎宿壽安甘棠館（全唐詩九函七冊）（又十二函五冊尚顏集重收此詩。）

王建題壽安南館（全唐詩五函五冊建集一）

薛能壽安水館（全唐詩九函二冊能集四）

羅鄴春日過壽安山館（全唐詩十函三冊）

是壽安縣館名甘棠，或即稱壽安也。按隋書地理志，河南郡壽安縣，「後魏置縣曰甘棠，仁壽四年改焉。」是館名甘棠者，用舊名耳。唐人題詩之盛已如上引。又寶刻類編七有薛存誠、韋夏卿甘棠館題名；寶刻叢編四，有甘棠館題名及唐甘棠館記，在壽安縣。唐人之深樂此地可見。劉禹錫詩云：「門前洛陽道，門裏桃源路，塵土與煙霞，其間十餘步。」司馬扎詩云：「流水來關外，青山近洛陽。」羅鄴詩云：「西遊愛此拂行塵。」蓋洛陽塵囂，此為城西入山之始，風景情調一變，故詩人至此易感發詠吟耳。

永濟橋 元和志五壽安縣，「永濟橋，在縣西十七里。煬帝大業三年置，架洛水。隋亂毀廢。貞觀八年修。造舟為梁，長四十丈三尺，廣二丈六尺。」南部新書戊：「開元四年，中丞王怡以糾獲贓錢壘石重造永濟橋以代舟船，行人頗濟焉。在壽安之西。」同書乙：「鄭滑盧宏正尚書題柳泉驛云：余自歙州刺史除度

支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卻自度支郎中除鄭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又許渾有早發壽安永濟渡（全唐詩八函八冊渾集三）。具見此橋為交通之要。時或廢毀，則以船渡也。圖書集成職方典四三〇，永濟橋在宜陽縣治東，是明清仍見置。

縣西北五里有九曲城，在洛水北岸，唐初曾為縣治。貞觀徙治，此城遂非大道所經。通典一七七，壽安「有九曲城。」舊志，壽安縣，「義寧元年移治九曲城。……貞觀元年移今治。」通鑑一八七，武德二年「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秦）叔寶、（程）知節，……躍馬來降。」是此城蓋當道要地。考輿信周大將軍崔說碑（全後周文一三），為大都督熊和中三州、崇德、九曲、三泉等十三防禦諸軍事。則北朝已為軍事據點。檢水經洛水注：「洛水東逕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西征，升於九阿。此是也。」孫校曰：「今宜陽縣東三十里有九曲城。」蓋從紀要四六之說。按一統志河南府古蹟目引括地志，「九曲城在壽安縣西北五里。」當從之。非縣東南也。

縣東不遠有甘泉店、三泉驛。（蓋今宜陽縣治？）

廣記三五〇許生條：「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於甘泉店。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馬，自西而來。……生知其鬼物……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謂生曰，吾聞三四君子今日追舊遊於此泉，……吾子不可連騎也。生縱轡以隨之，去甘棠（泉之譌）一里餘，……生塵蓋而進，既至泉亭」云云。「生於是出叢棘，尋舊路……未明達甘泉店。（出纂異錄。）」同書三四八李全質條：「為天平軍裨將。……開成初，銜命入關，迴宿壽安縣。夜未央而情迫，時復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數里而大雨，回亦不可。……久而至三泉驛憇焉。（出傳異記。）」此二事雖出小說家言，然言地理則當是事實。兩條作甘泉店、三泉驛各不同，而皆以泉名，且均在壽安甘棠館東不遠處，疑實一地，或相去不遠。白居易臨都驛醉後作酬別微之云：「君歸北闕朝天帝，我住東京作地仙，……猶被分司官繫絆，送君不得過甘泉。」（白長慶集五七、全唐詩七函六冊居易集二八。）蓋指此甘泉而言。三泉已見上條引輿信崔說碑，是北朝已當要衝。又元稹有三泉驛詩云：「三泉驛內逢上巳」「洛陽城中無限人，貴人自貴貧自貧。」（元長慶集二六、全唐詩六函十冊。）此近洛陽者，即傳異記之三泉矣，非金牛道中之三泉縣也。與廣記並合。檢圖書集成職方典四



二八，宜陽「甘泉在縣西南趙堡村眉城東，水甘美因名。」又「三泉在縣治。……東有三泉寺。」蓋承舊名歟？其於唐世，皆在壽安縣東也。又通鑑一八八武德三年紀，九月「史萬寶進軍甘泉宮。」胡注：「漢甘泉宮在京兆醴泉縣。史萬寶自新安進軍逼洛陽，不應至漢之甘泉宮。隋志，河南壽安縣，後魏之甘棠縣，有顯仁宮。或者以顯仁宮爲甘棠宮也。泉恐當作棠。」按此泉字未必誤，殆卽此處之甘泉耳。胡注殆未確。

又有名壽安山陰館者，蓋在縣東十餘里壽安山之陰歟？

崔櫓有宿壽安山陰館聞泉（全唐詩十二函九冊補遺）。按一統志河南府山川目，壽安山「在宜陽縣東十三里，隋置壽安縣以此。」似此館在山陰。在三泉之東十餘里。三泉至甘水驛約四十里，畿郊驛密，其間固當有一驛也。

又東至甘水口，置甘水驛。蓋去壽安四十五里以上。又東廿餘里至臨都驛，洛城迎送多在此驛。又東五六里至東都城。城內有都亭驛，在清化坊，居洛水以北城區之正中間。

按此三驛在洛陽城內及西郊，詳唐兩京館驛考（收入唐史研究叢稿）。

綜計里程：西京長安東經昭應，渭南，至華州一百八十里；又經華陰一百里至潼關。潼關而東，經閿鄉，湖城，沿河直趨靈寶至陝州，約二百一十八里；繞道虢州再經靈寶至陝州二百三十五里。故陝州西至長安捷徑近五百里，迂經虢州則五百一十五里。自陝而東，經硤石，嶠坂，取北道經澗池，新安，至東都共約三百里；經硤石，嶠坂，取南經永寧，福昌，壽安，至東都，共約三百五十里。總計兩都間最捷里程約八百里，最迂道里程約八百六十五里。

陝州以西里距係據前文累計之。通典、元和志、寰宇記所計總里數，有合有不合，以與路線關涉不大，今不深論。關於陝州至洛陽之里距，諸書所記亦不同。

茲簡列如次：

通典：陝州目，東至河南府三三〇里。（河南府目，同。）

元和志：陝州目，東至東都三五〇里。（河南府目，同。）

寰宇記：陝州目，東至西京（洛陽）三五〇里。（河南府目，同。）

九域志：陝州目，東至西京（洛陽）二八八里。

東南至西京二四三里（「二」爲「三」之譌）。

又西京河南府目，西至本京界一八六里，自界首至陝州一〇〇里，共二八六里。

據此，元和志、寰宇記皆作三百五十里，通典作三百三十里。九域志較詳明，陝州東至洛陽近三百里，東南至洛陽近三百五十里。似就南北道分別言之。又據元和志，永寧縣東至洛陽二百里。通典，陝州東南到永寧縣界九十里。寰宇記，陝州東南至永寧縣一百六十里，是由陝州取南道至洛陽約三百六十里，則三百五十里之說乃南道也。其近三百里之數乃就北道而言耳。又檢紀要，陝州在河南府西三百里。圖書集成職方典四二七，洛陽西至新安七十里，又西九十里至澗池，又西一百四十里至陝州，共三百里。又洛陽西南至宜陽七十里，又西一百一十里至永寧，又北一百六十里至陝州，共三百四十里。紀要蓋就北道而言，職方典則南北兩道分別言之也。里程與唐宋志書仍相合。

關於兩京總距離，通典、元和志、寰宇記亦小異。茲列表如次：

	通 典	元 和 志	寰 宇 記
西 京 條	830	835	850
東 都 條	850	850	860
華 州 條	850 (180+670)	860 (180+680)	760 (150+610)
號 州 條	870 (410+460)	883 (430+453)	883 (430+453)
陝 州 條	880 (550+330)	860 (510+350)	819 (469+350)

按寰宇記，華州至西京一百五十里，顯誤。又陝州條至西京四百六十九里亦顯誤。（因為同一條中已云陝州至華州華陰縣界二百二十五里。界在潼關東，關去西京二百八十里，故陝至西京總在五百里以上。）總觀此表，惟迂道號州則八百八十里上下，其餘多作八百五六十里，余於前文擬定長安陝州捷道四百九十八里，陝州取南道至洛陽約三百五十里，與此里程略合。蓋唐代志書計程亦以南道為主也。與下文所論亦合。

京陝道中置驛十九或二十，陝洛南道，中唐時代置驛十三，是京陝道及陝洛南道之館驛

共三十二三，其名稱什九可考如上文。惟崤底以東之北道館驛可考者惟一館一驛而已。

白居易從陝至東京（白氏長慶集五五、全唐詩七函五冊居易集二五）云：

「從陝至東京，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車馬十三程。」

按白詩涉及陝洛交通者甚多，皆取南道，此云四百里，亦指南道而言無疑。是唐中葉南道驛數可曉也。本文所已考獲者有硤石驛、嘉祥驛、莎柵驛（？）、鹿橋驛、三鄉驛、福昌館、柳泉驛、甘棠館、三泉驛、壽安山陰館（？）、甘水驛、臨都驛，已得十二矣。壽安山陰館有問題，今剔不計，則得十一驛，所不可知者，陝州、硤石間當有一驛，硤石、嘉祥間當有一驛，今不可考耳。北道三百里當有十驛。就中崤底分道以東當有七驛上下。而可考者僅澗池南館與新安驛耳。至於長安陝州道上，本文已考獲之館驛有長樂驛、滋水驛（灑橋驛）、昌亭驛（昭應驛）、陰盤驛、戲水驛（戲口驛、戲源驛）、杜化驛、東陽驛（唐末省此兩驛，置渭南縣驛）、赤水驛、佑順館、敷水驛、長城驛、潼關驛（關西驛）、盤豆驛、湖城驛、稠桑驛、荆山館、栢仁驛、靈寶縣驛、甘棠驛，凡十九。另閩鄉縣當置驛，曲沃或新店當置驛。是取虢州道當有二十驛，不經虢州當有十九驛。

又唐代前期，君主常來往兩都，故沿途置行宮甚多，備行幸。如昭應縣南有華清宮，渭南縣西十里有遊龍宮，鄭縣東北三里有神臺宮，華陰縣西十八里有瓊岳宮，縣東十三里有金城宮，閩鄉縣有軒遊宮，湖城縣西北一里有上陽宮。靈寶縣有桃源宮，陝縣有陝城宮，硤石縣東或西三里有繡嶺宮，澗池縣西五里有紫桂宮，永寧縣西三十三里有蘭峯宮，又縣西五里有崎岫宮，福昌縣有福昌宮，又縣西十七里有蘭昌宮，壽安縣西十九里有連昌宮。壽安又有顯仁宮、甘泉宮、連曜宮。

按此處所舉宮名，自連昌以上十六宮皆見於新唐書地理志。其置廢情形如次：

昭應 溫泉宮，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名溫泉，天寶六載更名華清。（元和志作開元十一年初置。）

渭南 遊龍宮在縣西十里，開元二十五年更置。（另有隋崇業宮。）

鄭縣 神臺宮在縣東北三里，本隋普德宮，咸亨二年更名。

華陰 瓊岳宮在縣西十八里，故隋華陰宮，顯慶三年更名。

金城宮在縣東十三里，隋置，武德三年廢，顯慶三年復置。

閩鄉 軒遊宮，故隋別院宮，咸亨五年更名。

湖城 隋故上陽宮。貞觀初置，咸亨元年廢。（寰宇記六，湖城縣：「義寧元年於

古上陽宮再立（湖城縣），乾元三年二月改為天平縣，八年移於上陽宮東南一里，即今理。」）

靈寶 桃源宮，武德元年置。（一統志云在靈寶城內。）

陝縣 陝城宮，（隋志，大業初置宏農宮。一統志云在州城內。唐蓋更名。）

硤石 繡嶺宮，顯慶三年置。（南部新書庚：「繡嶺宮，顯慶二年置，在硤石縣西三里。亦有御湯。」寰宇記，宮在縣東三里。）

澠池 紫桂宮在縣西五里。儀鳳二年置，調露二年更名避暑宮，永淳元年更名芳桂宮，弘道元年廢。（會要三〇有此條，作儀鳳四年。）

永寧 崎岫宮在縣西五里。顯慶三年置。

蘭峯宮在縣西三十三里，顯慶三年置。（又見南部新書戊。）

福昌 蘭昌宮，在縣西十七里。

福昌宮，隋故宮，顯慶三年復置。

壽安 連昌宮，在縣西十九里，顯慶三年置。（又與泰宮在縣西南四十里萬安山，長安四年置。蓋去道較遠。按開元十年十月玄宗幸此宮，見通鑑二一二。）

顯仁以下三宮則考見於他處。列舉如次：

顯仁宮 隋志，壽安縣有顯仁宮。通鑑一八〇大業元年，「勅宇文愷（畧）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又一九四，貞觀十一年正月，行幸洛陽宮，至顯仁宮。則唐初此宮仍存。

甘泉宮 通鑑一八八，武德三年九月，「史萬寶進軍甘泉宮。」按此宮當在壽安縣東。胡注疑「泉」為「棠」之譌，謂指顯仁宮。紀要四八從其說。非也。詳前文壽安甘泉店條。

連曜宮 南部新書戊：「開元二十五年（當作二十四年）西幸，駐驛壽安連曜宮。」是玄宗時有此宮。

綜此觀之，兩京道上，行宮蓋甚多，新志未必全記也。會要三〇，開元二十六年「十月，兩京路行宮，各造殿宇及屋千間。」而通鑑二一四，開元二十六年紀云：「是歲，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此雖誤「屋宇千間」為「行宮千間」，然行宮甚多，且當大道，至少去道不遠，可知矣。白居易西行（全唐詩七函七冊居易集三〇）云：「壽安流水店，硤石青山郭，官道柳陰陰，行宮花漠漠。」蓋安史亂後，君主雖不東幸洛陽，然行宮仍存。但已荒阡，不堪行幸，見通鑑二四三寶曆二年紀。

觀行宮分佈情形及館驛可考之多少，可知一般行旅及君主行幸，陝嶠以東多取南道，蓋南道置驛為交通主線，北道則不經常置驛。元和志謂「今郵傳所馳出於南路」，蓋謂此也。然就行軍事例觀之，則取途北道者為多，蓋利其徑捷焉。

就上文所考，嶠底以東，北道館驛可考者惟澠池南館及新安驛（非縣驛）而已，而南道驛名，幾皆可考，惟莎柵必置驛，但是否名莎柵，尚無明證耳。又就行宮言，嶠底以東，北道行宮可知者惟澠池之紫桂宮；而嶠底以南永寧福昌壽安之行宮多至八座。行宮之多寡，正足見君主行幸多取南道。如南部新書戊，記玄宗開元六年，由東都還京經蘭峯宮，二十五（四）年還京，經壽安連曜宮，即其例。而館驛可考多賴詩篇，亦見一般行人之取捨焉。前文論唐代志書記兩都間之里距，亦就南道而言。正以君主行幸，驛使往來，皆取南道為多也。元和志華州華陰縣潼關條云：漢徙函谷關於新安，「即今新安東一里函谷故關是也。而郵傳所馳出於南路。」此述新安函谷故關，而加「郵傳所馳」一句，乍看之不可解，似謂唐世新安道經故關之南。然其真正意義，蓋指永寧道耳。即南路置驛，北路不置驛也。抑尤有可證者，劉彤河南府奏論驛馬表（全唐文三〇一）云：

「當府重務，無過驛馬，……西自永寧，東自汜水，南到臨汝，北達河陽，正驛都管一十六所。」

按彤於開元時官右拾遺，此時蓋為河南尹，當在玄宗天寶前後。其時河南府管驛十六所也。檢元和志，河陽西南至洛陽八十里，至少有兩驛。汜水西南至洛陽一百八十里，至少有五六驛。臨汝西北至洛陽一百一十里，但屬汝州，則洛陽東南至臨汝界不及百里，至少有二驛，是由洛陽東至汜水，北至河陽，南至臨汝界，共有驛至少九所。前考嶠坂南道經永寧、福昌至洛陽，有驛至少九所。則河南府境內四路合共至少已十八驛，時代不同，固可能有出入，然已絕無將新安北道二百里六七驛數入之可能。則即玄宗盛時，嶠坂以東之北道已不置驛，可知矣。故余斷言，嶠坂以東，惟南道經常置驛，而北道則未經常置驛也。

北道雖不經常置驛，然就行軍事例觀之，多取北道。如通鑑一八三隋大業九年，楊玄感之亂，衛文昇由長安出兵，「鼓行出嶠澠，直趨東都城北。」又二一七，天寶十四載，祿山將攻潼關，至新安而還。又二七九，後唐清泰元年，潞王由鳳翔入洛，道經新安。（詳前新安條。）又二八七，天福十二年，劉知遠由太原南下，經陝州，新安，入洛。又新五行志，開元八年，發關中卒援營州，道經澠池

東之缺門。凡此皆爲行軍多取北道之證。史思明窺陝州，其大軍雖由南道，然仍令朝義取北道爲先鋒也。

至於兩京行旅所需之時間，通常蓋十日，日行約三驛；緩或十六日，日行約二驛。君主行幸，則首尾多耗二十日，蓋沿途行宮既多，可備優遊耳。

白居易送河南尹馮學士赴任（白長慶集五六）：「石渠、金谷中間路，軒騎翩翩十日程。」此當爲正常行程。又圓覺經略疏卷下之二，圭峯宗密遙稟清涼國師書，以元和六年九月十三日在東都上。清涼國師誨答，以十月十二日寫。宗密得誨答，復上書云：「十月二十三日，學徒宗密裁書再拜本講華嚴疏主，高珪、智輝廻，伏奉誨示……。」蓋清涼得宗密書，未立即作答，而宗密得清涼誨書，立即再奉一書，此見清涼誨書由長安帶到洛陽不過十日也。而白氏又有洛下送牛相公出鎮淮南（白長慶集六四、全唐詩七函七冊居易集三一）云：「北關至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閣，春入廣陵城。」程者通常指驛程而言，如前引白詩「從陝至東京，車馬十三程。」是也。然長安至洛陽最捷途徑至少二十八驛，決不止十六驛，余曾疑「十」爲「廿」之譌，蓋敦煌寫本固多寫「二十」爲「廿」也。然仍不合。惟作日程解，始可通。蓋長安至陝州十九驛（不經魏州），陝州取南道至洛陽十三驛，共三十二驛。考冊府元龜一九一，梁開平元年勅，「文武官諸道奉使皆於所在分外停住，踰年涉歲。……自今……據遠近里數，日行兩驛。」此蓋最大之寬限也。又陸游詩云：「日高徐駕車，薄暮亦兩驛。」牛僧孺以宰相出鎮，優遊道中，亦日行兩驛，故耗時十六日也。

至於君主行幸，則較緩慢，茲就隋書本紀、舊唐書本紀及通鑑所記諸帝來往兩都間日程之可計者簡列如次：

煬帝大業五年正月戊子，發東都。二月戊戌，次闕鄉。（十一日。）戊申，至京師。（共二十一日。）

太宗貞觀十八年十月甲寅，幸洛陽。十一月壬申（舊紀作寅誤），至洛陽。（十九日。）

高宗顯慶二年閏正月壬寅（舊紀作正月庚寅誤），幸洛陽。二月辛酉，入洛陽宮。（二十日。）

又顯慶三年二月丁巳，發東都。甲戌，至京師。（十八日。）

又顯慶四年閏十月戊寅，幸東都。戊戌，至東都。（二十一日。）

又咸亨二年正月乙巳，幸東都。甲子，至東都。(二十日。)

又永淳元年四月丙寅，幸東都。戊寅，次灑池之紫桂宮。(十三日。)乙酉，至東都。(二十日。)

武后長安三年十月丙寅，駕還神都(洛陽)。乙酉，至自京師。(二十日。)

中宗神龍二年十月己卯，駕還京師。戊戌，至自東都。(二十日。)

元宗開元五年正月辛亥，幸東都。二月甲戌，至東都。(二十四日。)

又開元二十四年十月戊申，發東都。甲子，至華州。(十七日。)丁丑，至京師。(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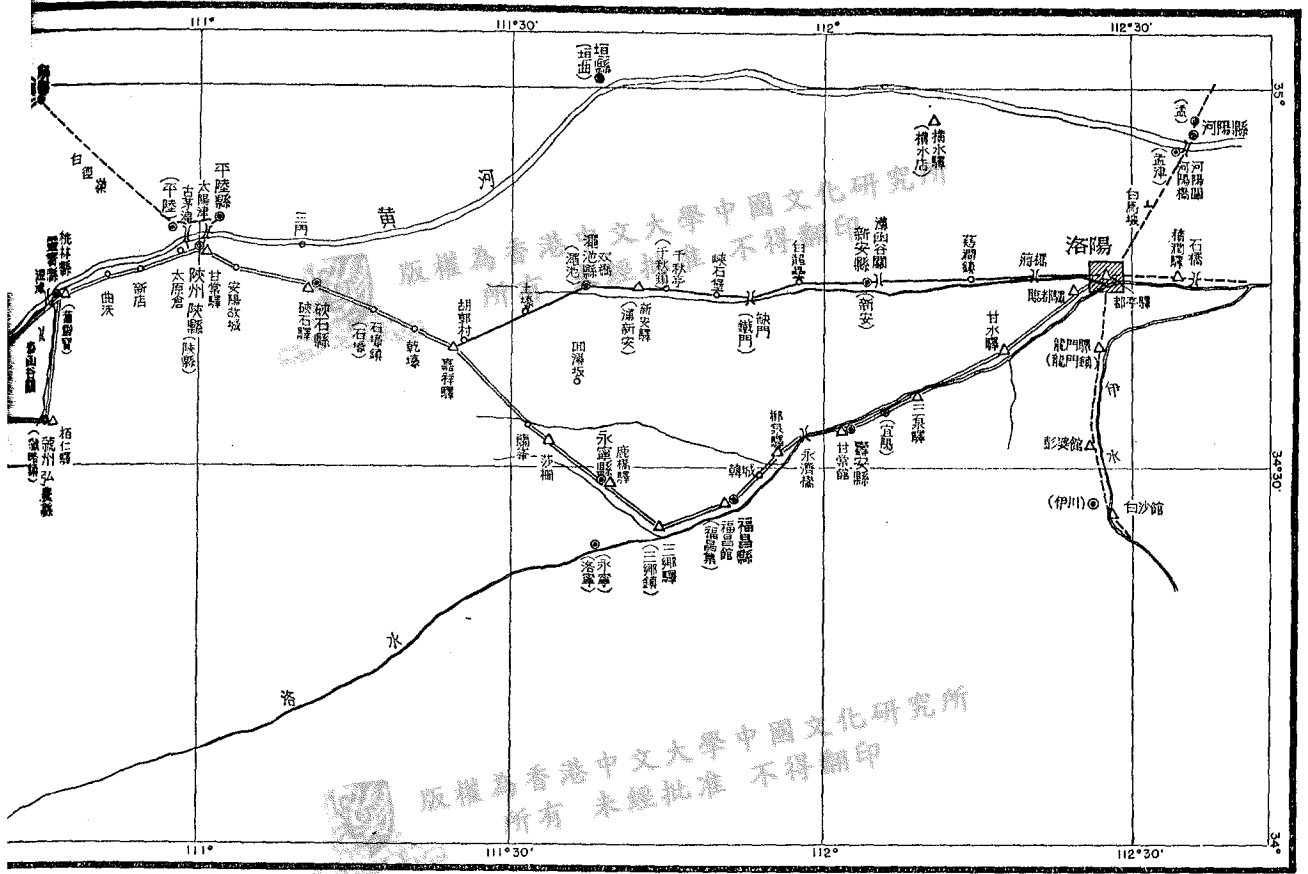
據此各條，兩都行程大抵首尾二十日，惟開元二十四年耗時三十日，然十七日已至華州，華州至西京僅一百八十里，而牽延十三日，蓋遊幸行宮，非常例。

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初稿。四月十七日訂正畢。二十二日又訂。  
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校稿，復有增訂。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A Study on the Ch'ang-an—Lo-yang Post Route of the T'ang Dynasty

(A Summary)

YEN KENG-WANG

The T'ang dynasty following the Sui dynasty established Ch'ang-an as its capital and Lo-yang as the eastern capital. The two capitals were centres of the communications network for the whole country. Between them a post route was built as the east-west axial route of communication, which became the biggest of its kind with the heaviest of traffic.

Wei Shu, a scholar in the T'ang dynasty, wrote a book entitled *Liang Ching Tao Li Chih* (The Roads Between Two Capitals) with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is post route. Unfortunately, the book is nowhere to be found now. I have collected those minute fragments of whatever historical data is available and tried to ascertain its passage by identifying the names and locations of the post stages, passes and bridges along the route.

According to my findings, the post route started from Ch'ang-an eastward, running roughly along the south bank of the Wei River, past Hua-chou (now Hua-hsien) and through T'ung-kuan. Then it somewhat followed the south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to Shan-chou (now Shan-hsien). East of Shan Chou it departed from the Yellow River until it reached Hsiao-fan. Along the six hundred li from Ch'ang-an to Hsiao-fan, twenty-two or twenty-three post stages were set up. All but three or four of the names of these stages can be identified. East of Hsiao-fan the route was divided into two. The northern route led alongside the River of Ku (now Chien) eastward, past Mien-chih-hsien and Hsin-an-hsien to Lo-yang, and was about two hundred li in length. The southern route led from Hsiao-fan southeastward, past Yung-ning-hsien (about forty to fifty li to the northeast of present Yung-ning-hsien), more or less along the Lo River eastward to Lo-yang, and was about two hundred and fifty li in length. The southern route was the post route and carried heavy traffic; while the northern route, more of a highway than a post route, was to be a short cut for military purposes. Whereas it had taken an ordinary traveller ten days to travel from one capital to the other, it took an official courier only two days to cover the same distance, dispatching urgent decrees from the emperor on a fast steed at the speed of five hundred li a day.